

聲說

脣說下卷目錄

就　肘討守　塾　朝　趮　祝柷　嚞　譸

第三部下宵　合幽

朝　鼂　麃　鄜　羙　焦　顥　頫　頋　皃䫉貌　喬

訔　嚻　梟　弔　盄　敫　㚇

第四部之

妻　俅　郅　徵　臼　乃　佰　仇　蟦　賸　告　移　恧

陑　苟　亟　腜　畀　異　士　戴　疑　起　改　勑

敕　孷　犛　氂　匿　衣　事　戠　茸

第五部上支　合歌

斯　此　徙　恖　鑈　迹　狄　冥鼏　規　巂　危　謚

臣乖役彖鮮企餐

弟五部下 歌、合支

委埀郴地爾羆䙷裸虘虘羈詈

婆

弟六部 至

戠

戠鐵銍畓卹懿閉

弟七部 微 舊標脂

妥委眔犮开朮輛稽蔚齔麈牝死

妻豈犀譬畾疾矢、𠂹疑希鬩鳴

爾袁揣妃肥褢堀堀㢋晉晉朁桊𠨘

銕 肙

弟八部 祭

萬 蠆 截 祟 市 殺 巘 茷 衞 彗 殺 枻

葢 怛 冎 奈柰 叡睿㕡 㪿斳折

弟九部 摯 舊標緝

執 㬎 濕 晉 陟隲 立 皀 軜

弟十部 瘞 舊標盇

夾夾 瘞 乏 占 厭 瞸 枼 眔

聲說下卷　　　　　單父時庸勱學

第一部　魚

家　說文豭省聲、王氏釋例云、此與宕作碭省聲同、形聲字而省之。何由知爲某省。凡此類吾所不解。似是古義失傳也。鈕氏從豕省聲亦未足據、或曰豬省聲亦是、皃說、戴氏侗曰、家與牢同意、借豕之尻爲人之尻、段注、從豕之字多矣、安見其爲豭省耶。何以不從段而豣同至此耶。朱豐芑曰、許不謂會意者、必有所受省聲之字、如宕耿梓秋之類甚多。何獨於此而疑之。使秋梓無籀文或體、不亦可疑耶。按彝器古文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各形、或從豕或從

大不一、吳清卿中丞謂陳豕而祭於廟、亦備一說。今推爲聲母。

居　大徐以法古說之、殊迂、今从古聲。

旅　說文古文作𣄼、人遂以爲从止、非也。止乃𣥂之變形耳。彝器文皆作𣄼。

者　說文別事詞也、从白𣅜聲、𣅜古文旅　朱豐芑曰、𣅜與旅下古文不同、未詳、　按𣅜彝器文作𦍒𦍒各形、𣅜實非旅字。朱氏疑之。愚亦疑之。今列旅後、別提作母。

若　𦱚即𦱚之篆文、說文以𦱚爲叒之籀文、非。蓋叒訓若木、𦱚从口从𠬞、𦱚即若、若即諾之本文。後人加言別之、輾轉脫

卸遂致歧誤至此今系若於叒下。 又按若彝器文多作𦱶或作𦱷𦱶即叒之本形今變為三又實非三又也亦如𣜩為四又實非四又也𦱶象若木形若木扶桑也故桑字从叒其加口作𦱷者應詞也从口𦱶聲隸从艸从右失之遠矣。

蔦 芇聲同鷄俗作鷄徐誤為蔦說詳元部蔦字

噩 張弨曰咢說文正作㖾古文作咢又作𠾂隸作咢又作噩俗分咢噩為二非 王氏釋例曰說文無噩字噩當作𡅜與蕚或作萼一例唐嵩陽觀感應頌碑有𩣡字是其證按苿友之說是也周禮二曰噩夢杜子春云當為驚愕之愕

釋文噩愕同文、魚部鰐、唐書或作鱷、知噩者咢之變也。

斝　說文玉爵也、从口从斗冂象形、與爵同意、　此字段氏單列、傳本从㗊聲、按當作从斗𠯑聲、而說文無𠯑字、或是㗊之省、或是两之變、不可知也、今从段收孤文。

牡　說文从牛土聲、　按土聲魚部、而牡實幽部。幽魚相通、亦猶牖从甫而亦在幽部也。苗氏从𡍬省聲、未塙。今姑从說文收魚部、而互列幽部孤文。

虍　說文虎文也、象形、王氏釋例謂卽虎字之省。說文誤分爲二。其論最塙。但分行已久、未便遽廢、姑以虍附虎下。

虛虐　說文俱从虍聲、虛音許羈切、虐音荒烏切　段氏以虛

虘二聲、俱收魚部、傳本俱收歌韵、江氏收戲虧於歌韵、而戲字从虛收魚韵、引楚辭逶遲韵居爲證、且曰嗚乎通作於戲、傳本謂大學於戲戲字是獻字之譌、如此則从虘者斷歸支歌韵。从虛者當歸魚韵。从虘者亦宜據江傳歸支歌韵。而段氏之表不可从矣。孔顨軒曰、說文虧从亏、或从兮、未必非兮聲、按此悟甚好。若从兮聲、則虧字左形右聲、虘自可讀荒烏切也、

怓 說文亂也、从心奴聲、古交切、 段注古音在五部、魚

呶 說文讙聲也、从口奴聲、女交切、 段注古音在五部、魚

按以上二字、皆奴聲、當在魚部、而詩民勞以怓與休逑憂

爲韻。賓筵以呶與號爲本句韻。則在幽宵二部。魚與幽宵雖有相通之徑、而此字恐非其例。檢唐韻、呶女交切、集韻正韻、呶尼交切、韻會呶泥交切、詩集傳呶叶尼猷切、皆切泥母。疑此二字當从妞聲。蓋奴妞形近。奴與尼猷切音違。江氏標準作奴矦切、謂諧聲之紐、異於常例。似亦以奴聲爲未安矣。　又按此二字、古音在幽、今音轉肴、亦猶狃字本丑聲、而今音鐃也。江氏作奴矦切者、一則幽矦不分、二則牽於奴字、不知其爲泥母也。然則此二字、本音爲泥猷切、隸幽部斷斷矣。好古作狃妞孜各形、皆从丑聲、知怓呶二字、亦當从妞聲、然不便徑改。姑附奴聲之末、而互見幽

部。

股羖　說文並殳聲、朱氏定聲列殳下、按殳在侯部、而詩用股字、采菽與下紓予爲韻。七月與羽野宇戶下鼠處爲韻。用羖字、賓筵與語爲韻。無一字闌入侯部者。魚侯相通、亦如皇矣之禡附侮、賓筵之鼓奏祖、有瞽之奏舉、載芟之主伯亞旅、不必以殳字非聲疑之也。

役　說文戍邊也、从殳从彳、臣鉉等曰、彳步也、彳亦聲、營隻切、據大徐當從彳聲收魚部、故詩君子于役韵夕、陶潛移居韵宅夕席昔、廣韻亦收陌韻、然左傳澤門之皙、實與我役、皙在錫韵、段氏亦收錫韵、君子于役本非韵句。陶詩亦與

析同用。其屛入魚部者、轉音也。今改收支部入聲。傳表收質韻、則大誤矣。互見支部

矍　說文隹欲逸走也、从又持之矍矍也、讀若詩穬彼淮夷之穬、一曰視遽貌、九縛切、　按穬今詩作憬、與矍聲爲魚陽之轉、易視矍矍、與索韵並魚部入聲、此字當云隹驚視欲逸、又持之、从瞿又、瞿亦聲。

貈　說文舟聲、鉉等曰舟非聲、未詳、　傅青餘曰、詩其追其貊、石經作貊、白與舟形近、遂誤舟耳。說甚塙、今據改。

擴　說文無此字、孟子擴而充之、正韻若郭切音廓張小使大也、或作擲唐韻胡曠切、搥打也、　按此字廣聲、自當讀曠

收陽部。其讀廓者、陽魚同入之轉音也。以字義推之、當作拓、以字形審之、當作披、庑石古八往往通用、如跖蹠之類、又穔亦廣聲、說文讀與矍同、亦陽之轉魚入鐸也、今據經文增擴於陽部廣聲。而互收魚部拓下。陽魚同入其聲互轉如莽馹䝿掠擴凡各字皆是今晉省蒲解等處讀量如掠讀糯如錯皆陽轉魚入之證

冶 說文銷也、从仌台聲、羊者切、　按台聲與羊者切不合、蓋此字古音與蠱同、顧氏唐韵正引證塙切、字當收魚部、然冶台聲在之。之與魚不能相通。恐許書形聲有誤。姑收魚部孤文、以俟考。

弟二部 矦

侮

說文作侮、傷也从人每聲、其古文作㑄、母聲、段注古音在弟四部、矦 又云每聲在弟一部、此合韻也、按說文段注皆非也字本从毋毋與母形近古彝器往往借用其實二字音甚懸絕毋滿以切之部毋从女母聲亦滿以切之部毋中畫通讀若毆、矦部侮字从此得聲古文一訛爲㑄小篆再訛爲侮而本音亡矣今以古韵證之詩緜韵附後奏、皇矣韵禡附、魚矦合韵正月韵瘉後口愈行葺韵何鍬樹左傳韵僂傴俯走口無一非矦韵字惟常棣外禦其務左傳作侮與戎同用戎有汝音亦以矦合魚與皇矣之禡一例、

要之侯爲本韵。魚爲通韵。非若悔敏梅海晦鋂等字、本隸之部也。朱氏定聲沿前人之誤、而不能辨故遇侯部本音、反謂之轉音、而讀如睦。常棣之侮且讀如蒙。以此定聲、安在其定聲也。 又按古文當作㑄、是矣。其小篆之从每者、亦似有因、蓋侮訓傷、傷从亻、侮亦从亻、或此字本从傷省、而毋其聲歟、𠂉是矢省

婁

說文空也、从毋中女、空之意也、一曰婁務也、洛侯切 按恐是毋聲、廣韵慺字其古文作慺、

需

說文須也、遇雨不進止須也、从雨而聲、易曰雲上于天需、鉉等曰、李陽冰據易雲上于天、謂當从天、然諸本及前作

所書、皆从而、無从天者、 按溫季之言是也。許氏既引易詞。則上文必不應作而。聲想本作从雨天篆文𠕀而相似、遂誤。而淺人不解、妄加聲字。若是而聲、則所引易詞成贅疣矣。況實非而聲。乎大徐狃於諸本、而不從溫季朱氏定聲、乃謂當从耎省、皆失之。 需須也、同聲爲訓、矦部無[illegible]。唯字與需耎兩聲最易混。余曾將需耎需三聲各字、詳辨之矣。今但摘需聲之誤於此。檽者、需聲誤从需也。糯瓀曘堧者、耎聲誤从需也。[illegible]㨎愞者、需聲誤从耎也。

否

說文、相與語唾而不受也。从丶从否、否亦聲。天口切、或作𣢑

按否非聲。當云从否、丶聲。或文𣢑从欠豆聲、豆、丶皆在矦

部。若从否聲、則之部矣。此字與否字形近、故从咅與从否往往相掍。段氏僅將部字收侯部、朱豐芑則併入之部、今悉爲摘出。棓棁也、與桮異。部天水狄郡、與郚異。涪水出廣漢、與涪異。䬏同瓿甂也、與𨱏異。䛍小席也同蔀、與菩異。說文掍培培㙸小阜、與栽坯之坯異。陪小阜也、與培同、與陪異。其餘剖鬐箁腤瓿踣鞛掊䅊、皆咅聲字也。至若倍當作俖、眫也、醅當作醅、醉飽也、痞當作痞、痛也、陪重土也、貳也、與陪異。說文無此字誤以陪字當之皆否聲字也。因聲定形、斯得之矣。苗氏曰、咅舊從丶否、亦聲當作丶、亦聲。棓部菩箁從此、倍陪從否、否在支齊、音在魚虞、二徐不知也。按苗說頗好。然音

在侯、不在魚虞否在之、不在支齊。先路亦不知也。

俯 說文奪此字、各家書皆以頫俛當之、不知頫自从兆聲。俛自从免聲。不得讀作俯。各家不知俯爲許書奪文、遂目爲俗字。然經典俯仰字、俱作俯無作頫俛者。且府聲在侯、左傳正考父鼎銘、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予口。傴僂走侮口、俱隸侯部。則俯字自應从府聲。不應從宵部之兆聲、諄部之免聲、斷斷也。說互詳宵部頫字下、

𠑹 說文廱蔽也、从人象左右皆蔽形、讀若瞽、 按苗傳以此爲兜豊之聲。毋但許讀若瞽未便徑合、仍以兜豊分列、

斲 說文斫也從斤㗊、鉉等曰㗊器也斤以斲之竹角切、 按當依小徐作㗊聲。大徐作會意解失之、 王氏釋例曰蓋匠之墨斗也、故或體作斵、亦謂以㗊中之墨畫之而後斲也、小徐本作㗊聲、㗊大口切、從斲聲之斸都豆切恐斲之本音非竹角切、殆大徐以今聲繩之以爲不諧而刪聲字、景福殿賦、以趣附注斲爲韵、李注引說文曰斲竹句切、虞模尤侯多通、故㗊之平聲在尤部、句之平聲在虞部、而句本音鉤、又在尤部也、按 菉友說或體亦誤以㗊爲會意、不知畫是晝之譌。晝㗊同聲。其云大徐刪去聲字之誤、極是。惟云恐斲之本音非竹角切、則不可。盖謂不當如今人讀

爲卓音耳。若竹角切、正與本音合。者侯之入聲爲屋。故角有祿音。三百篇多與族屋讀木爲韵。所引景福殿賦、趣附注三字、皆侯之去聲。故段氏亦以豎斲二字列侯部。裘友唯不講古音、故亦牽連虞尤、不知侯自可單行也。

㔷 說文作丙聲。按玉篇㔷亦作陋、張衡東京賦、陋與趣具諧、與丙聲殊遠。今推㔷爲聲毋。

句 說文曲也、从口丩聲、古侯切又九遇切 按旣訓曲自當以曲建義、作从丩口聲。口在侯部、與古侯九遇二切合。許書本部拘笱鉤皆由此得聲、俱隸侯部。許氏以形爲經、此部實自亂其例。

㱿 說文從上擊下也、一曰素也、从殳肯聲、苦角切、肯苦江切、苗氏曰肯非聲、當从建首字聲例作从殳肯、殳亦聲、王懷祖與李方伯書、分二十一部、以肯與㱿同部、不知肯與冡俱从冃聲、音空、集韵收四江、段懋堂謂四江無㱿音、轉讀𩐁、此誤之又誤也、按苗說似是而非。蓋不知㱿在侯不在魚也、彼以爲殳在魚、而不知亦在侯也、且但知肯在東江、與㲉𣪊各字不類、而不知東江之通侯者不一而足也。如冃音蒙在東部、轉莫侯切則在侯部。故許氏讀如毋、亦莫候切。廣韵毋冃俱收五十候。毋字从毌不从毋亦足證東侯之通是冃固東部轉侯之字也。知冃之可東可侯、則肯从冃聲、亦東侯

相通可知也。嗀从㱿聲、亦東矦相通可知也。茵讖段讀嗀爲韜之誤、是矣。獨奈何不求東矦之通徑、而妄議許氏書乎。今定冃在東、㱿亦在東、嗀由東轉矦、故有苦角苦江二切、

股 殳聲說在魚部、

遬 說文速之籀文、按遬从辵欶聲、欶从欠朿聲、玉藻譌从敕、敕勑之或文、形近易溷、葢矦部入聲字皆从欠、無从攴文者、其从攴文者誤也。之部入聲字皆从來、無从朿者、其从朿者誤也

弟三部上 幽

頁 說文頭也从百从儿、古文䭫首如此、胡結切 百頭也、象形、書九切、 又䭫百同、古文百也、巛象髮謂之鬊、鬊卽巛也、書九切、 王氏釋例曰、頁鐘鼎文作[illegible][illegible]二形、卽是首字、唐韵音纈、與首音遠隔矣。 又曰、鐘鼎文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形、是頁䭫皆古文首字、無作百者、

按 苌父此說、可謂獨具隻眼、古文䭫首如此者、謂古文䭫首之首如此也、漢人詞簡、每不達意、段氏遂以爲䭫首之䭫、甚爲鹵莽。朱氏定聲曾闢其誤、故列𩑶於頁聲、極是、特不應併䭫字認作首聲耳。䭫與頧同、顫也。从頁九聲、几从

頁者、皆頭面字如頬頯顒顱皆是後人讀頁爲葉、多因記數而誤、古人計詩以首、今人計篇以葉、遂誤讀頁爲葉也。又彝器有作□者、或有徑省作□者、亦古文首也。說文以爲古文貌字、誤甚。貌本作䫉、从皃豹省聲、去豸存皃、仍讀作貌。然則去豸存頁、亦讀作貌乎。此不待辨明矣、補此一條、以發王氏所未盡、

馗

說文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馗高也、从九从首、渠追切、或从辵从坴作逵、　按馗與頄同、說文無頄字、馗卽頄也。許氏以九達道說之、是誤會首爲道之省、而不知首卽頁也。且誤以九爲九達、而不知爲九聲也、既以馗爲九達

道正文。即不得不以逵爲或文展轉相譌。一至於此。今以馗爲頯頯正文。从首九聲。易壯於頯。音求。轉音渠軌切。頯卽馗之或體也。以逵爲九達道正文。从辵坴聲。爾雅九達謂之逵。音陸。轉音渠軌切。其用馗者。逵之叚借也。王粲從軍詩士女滿莊馗音求亦借作逵皆由幽轉之之方音也。姚宋苗俱从首聲大誤。段氏云九亦聲。仍未分曉。

逵

說文以爲馗之或體。　江氏標準曰。逵渠之切。詩施于中逵。韓詩作馗。馗渠追切。陳氏音求。沈約亦收尤韻。黃公紹吳才老皆讀求。並引王粲詩以馗韻休爲證。今按脂韻字。古無入尤韻者。詩以逵韻仇讀渠之切。匡衡引作公侯好

迷、彼亦讀迷爲渠之切、如古音之裘耳、今尤韵之收馗、乃後人因王粲詩收、不足爲據、 按江氏說、是逵字斷宜收之部讀渠之切矣、不知逵从辵坴聲、與陸相似、逵乃幽部入聲。轉平聲則音留。如今讀六爲溜也。坴實六聲、如鼀竈睦陸等字、皆可轉幽聲。惟𡙁賣轉入侯。夫既能轉侯、則不能轉之斷斷矣。江氏信偏旁諧聲之義不堅。每多游移遷就之辭。其注仇字也、亦有兩音。夫幽之二部往往相通。其有兩音、亦不足異。要當審某爲本音。某爲轉音。方不至迷於所往。即如馗仇、皆從九得聲。沈吳黃陳所讀並是。江氏乃力辨之、而引趙王歌以仇叶之爲證。同一漢詩、粲詩不

足據趙歌獨足據乎總之求古音、當先以偏旁爲主其次再取韵證幽之二部細審幽從之轉出此又不可不知

裘

說文皮衣也、从衣求聲、一曰象形、與衰同意、古文作求段注改作从衣象形、謂求聲二字淺人妄增、古人但作求後人加衣作裘而求遂專爲干請之用、亦猶衰加艸也、按求聲本在之部其入幽部者、轉音也此字轉幽最古故三代時即與幽部字同用其有未盡轉者、如周書鄷保以求韵尤謀疑詩終南以裘韵梅哉七月以裘韵貍大東以裘韵試左傳以裘韵駓學記以裘韵箕呂氏春秋孔子誦以裘韵鄙郵古音怡、淮南子以裘韵時列女傳以裘韵台

之詩緑衣以俅韵紑基牛鼒皆是今從轉音列幽部而別收裘俅二字於之部以存其本亦積重難返之勢也傳青餘以裘爲人所求取朱豐芑以之部爲轉音不知古音者也

捄　說文从手求聲舉朱切　按求聲不得作舉朱切顧氏曰舉朱爲舉求之誤廣雅拱捄法也拱捄即詩共球又通解詩有捄其角又有捄棘匕有捄天畢又通救漢書谷永傳扶服捄之即詩匍匐救之以上各書所用皆幽部無讀舉朱切者詩捄之陾陾亦應讀求若讀拘則必非求聲而後可盡幽矦雖通然求聲本原在之不應泛濫於矦也

毒

說文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从中从毒、徒沃切、古文毒作𧅬从刀葍 按此字最難定、錯本从毒聲、姚氏謂毒讀若娭矣聲、古文𧅬從副畐聲、段本从刀葍想是肊改二字同類、爾雅釋訓、極德直力服急當作亟息德毒式食諸、知毒本音从毒、谷風桑柔皆轉入他、按文信此說、似挪實瑇、蓋幽之二部相通者、大半由之轉幽、如求告叟犬福等字、皆宜還其本聲、其萬難還者、姑從轉音、但得還總以還爲是、不必以古人轉音爲嫌、如毒據爾雅則當收之部、據詩則當收幽部、余初以爾雅爲轉音、今繹姚說、實本音也、廣韻瑇他耐切、止韵音代、俗作玳、亦有徒谷切者、與古文𧅬爾雅韻參看、當收之部

而以幽部爲別收、

育　說文从𠫓肉聲、或从每作毓、　按𠫓又作𠫓音突、倒生子也、養育之義從此、或體从𠫓而易肉爲每、每當作毒、毒肉一聲、朱氏从育省聲而以長養艸木說每字則與正文育相盭、不可從、

鬻　說文從米聲、　姚以鬻鬻爲二字、今併、

𣪏　說文揉屈也、从殳皀、皀古叀字、廏字从此、居又切、　按此不从皀、皀乃𠂤之誤、即鐘鼎𣪘字、蓋古文簋也、各家款識俱釋敦、說文敦怒也、詆也、誰何也、从攴𦎫聲、或通𣪘音對、說文無𣪘字、彝器𣪘之異文作𩚆 𣪘 𣪘 𣪘 各形、與从

韋从攴者迥異、故知𣪘是簋、不是䉛也。

簋

說文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皀、居洧切、古文作匭匭朹、按古文三字、弟一字當作匭、俱从九聲、讀居洧切、幽轉之也。古音本讀九、九𣪘同聲、簋从皀、即𣪘之省文。[illegible]簋簋皆篆文之變。古文簋作𠥩、簋作𣪘。彝器無簋字。知𣪘即簋也。而今之釋古文者、則以盨字當之。按盨說文櫝盨、負戴器也、从皿須聲、別是一字、彝器作[illegible]盨諸形、與簋字絕不相似、知盨字不得爲簋。則簋之古文、非𣪘莫屬矣。𣪘與今文敦形近、故誤以𣪘爲敦。此固彰明較著者。然玉藻有虞氏之兩敦、與周之八簋並列、當是二器。或祭器中自有所

謂敦者。不可得而知也。姑闕之。後閱鈞清館金文於周太僕原父敦吳釋云、飲同毁、皆卽敦字、許印林先生注云、飲毀、乃簋之異文也。非敦也。此說許聞諸嚴鐵橋可均嚴著有說文翼專釋古文、按此與鄙見同、惜未得說文翼一讀之、

告 說文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古奧切 按此字隸幽部古今無異詞矣。然其本原實出於之蓋从口牛聲也。牛古音疑說文不知其本故从牛口會意、顧江之訂詩韵也、於楚茨工祝致告謂之閒句、以其與備戒不叶也、於抑遑猷辰告、亦謂之閒句、以其與則

不叶也、段氏雖收、而僅目爲合韵、不知字本在之轉而入幽。則之部者告之桑梓、而幽部者告之流寓也。但久客於幽。其視幽、不啻以并州作故鄉。幸有此詩告字、及他詩裘字、安土重遷。死戀邱首。眞古音之碩果也。不特顧江以爲閒句誤。即段氏合韵、亦屬錯認主人翁。蓋音之變不盡在漢後。即三代已有變者。後人據變音爲本音。遇其未變者、反概目爲合韵。是眞所謂笑問客從何處來矣。　告字與之部同用者、楚茨抑之外、爾雅以告韵食。則告聲字與之部同用者詩思齊以造韵士。其同聲爲訓者、白虎通譽者極也。釋文引說文鵠者直也。緇衣注梏直也。左傳蓮氏之

篋、漢書謂之側室。皆是也。

弄 說文持弩拊、从廾肉、讀若逵、渠追切、 按當作肉聲、讀若逵、逵在幽部、幽轉之故有渠追切也。

跰 說文脛肉也、一曰曲脛也、从足弄聲、讀若逵、 此與弄字同讀、漢書又苦踆盭、錢辛楣曰、踆卽跰之誤。小顏讀爲蹠、盬臆說

怓呶 奴聲在魚、而字則在幽、說詳魚部、

牡 說文从牛土聲、莫厚切、 按土聲在魚、而字則在幽、段氏謂之合韵、 顧氏唐韵正、土聲似當音姥、然詩凡五見、與逌咎考酒爲韵、固不得背經文而從許氏也。 莫厚切當

作莧九切

牖 說文、从片戶甫、譚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戶也、與九切、 按此字音義俱不明、或曰甫聲、甫聲在魚、而字則在幽、段氏謂之合韵、姑從之、

尗 說文、豆也、象尗豆生之形也、式竹切、 按古文尗作𠦃、象豆初生形。有幼穉意。遂借爲尗季字。與叔別、叔拾也。今俗作菽、 又按𠦃亦即弔字、弔善也、尗亦善也。通作淑、王氏經義述聞辨之詳矣。見宵部弔字下、

宂 說文、㪚也、从宀、人在屋下、無田事、周書曰、宮中之宂食、而隴切、 余初以此字收東部、從而隴切也、段王無異詞、朱

氏從段亦收東部、獨於孚部肴之或體抗毭云、皆从冘得聲。是不讀而隴切也。乃又云冘肴一聲之轉、則旋得而旋棄之矣。檢从冘得聲者說文止䖚抌毭三字、廣韻十八尤有冘字注冘豫不定、卽冘字之譌。朱氏韵準徑改入侵韵、甚疏。蓋冘音沈、不得入尤韵也。其收抌字亦譌从冘去聲四十九宥收犹貁䖚、並譌从穴、則知冘聲皆幽部也。由幽轉冬、故有而隴之切。此古音之變其母而存其子者與萬字一例。今改收幽部、而仍存其迹於冬。

貁　說文鼠屬、善旋、从豸穴聲、余救切、　段注穴聲、俗譌作宂聲、鼠屬當作禺屬、　桂氏曰穴當爲冘、散之冘。　王棻友

曰集韻貁有狖𤢜狁三重文是宂譌穴又譌宂之例貁之當爲貁無可疑者。按穴聲是宂聲之誤。唐韻集韻並余救切音狖或作狖亦誤从穴許書無狁字貁即狁也今改入幽部。而存其誤於至部

髟

說文長髮猋猋也从長从彡必凋切又所銜切　五經文字必由反是也。桼部髤以此爲聲。可得此字之正音矣音轉乃爲必凋切其云所銜切者大謬蓋誤認爲彡聲也此段說

玥

傅青餘曰古文玥各本誤作玥惟玉篇不誤此蓋壁中顧命字

學覺　說文斆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聲、胡覺切、篆文省作學　覺从見學省聲、古岳切、　按二字古音最爲難定、蓋古隸幽部。在平聲爲休𪇰、在上聲爲朽九、在去聲爲嗅救、在入聲爲蓄鞠、或僞假築、今讀作效教謔𪆵、則轉成宵之去入矣。又讀穴、則至之質屑也。讀角、則侯之屋濁也。而幽之本音亡矣。此二字只有去入二聲、然古人往往與平上同用。如詩兒爰、左傳魯人歌、皆以覺韻學造𡌕阜蹈憂、皆幽之平上也。而學字經典無用者、惟禮運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朱氏引之、蓋謂朝廟皆舟聲也。不知廟朝在宵、不在幽。則禮運此非韻語、不足爲證。卽屬韻語、

亦幽宵合韵耳說文訓斅曰覺悟也則學覺一聲明矣

麀齒　麀字匕聲說詳脂部齒麀字後人所造

蒐　說文茅蒐茹藘人血所生可以染絳从艸从鬼所鳩切按諸家說此字率無定見亦不得聲許說此字不兼蒐苗義則蒐字當讀塊茅蒐也从艸鬼聲不必牽連人血之說附會鬼字至於蒐苗字疑當作蓃禮記作獀从犬叟聲叟形近鬼故譌蒐許書無蓃字或遂以蒐當之而本文遂失蓋四時獵名苗从艸取艸地也獀狩從犬取獵獲也獀字从犬或从艸與茅蒐字無涉苗先路以爲艸聲非朱氏亦有此疑而以蓃字當之按爾雅蔜蓃蘡草名恐不得爲蒐

苗字、

幺幼丝　各家分三處、隸幽胥兩部、今併爲一、

蟊　說文蟲食艸根者、从蟲象其形、徐鍇曰唯此字象蟲形、不从矛書者多誤　按矛即古矛字、許氏說象形非、且誤作蝥之正文、今移作蟊之古文、蠿蟊蟊賊蓋一字也。下蝥字重出、删之　姚氏曰、矛从古文秝省聲、籀文𧕧、古文𧖻皆如此、徐鍇謂唯蟊字象蟲形不从矛、非是。

玫　說文人姓也、从女丑聲、商書曰無有作玫、呼到切、　此好之正文也、好乃玫之或體、今移好𡢕二字系攸下、　[illegible][illegible]亦从玫聲、說見魚部、

杻　此栲杻字說文作杽之古文今移係丑下杽上梡字即詩之栲栲杻同類當在一處

酉　說文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古文作丣　按酉即古酒字象盛酒器當重附酒下與丣同聲而非一體故別　毋

畱聊　說文皆作卯聲段氏改作丣聲畱左傳釋文力救切聊讀如劉

褎　說文袂也从衣𥝌聲似又切俗作袖　𥝌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徐醉切或作穗　按褎从𥝌聲𥝌當讀秀不當讀穗許說𥝌字曰成秀曰人所收收秀皆同聲爲訓則𥝌當从禾爪聲鼎臣不知遂因下穗字讀徐醉切耳段作

會意、朱列孤文、固不得其說、郎姚苗雖系爪聲下、仍不免牽連穗字也、詩實種實褎、實發實秀、秀是始穟、褎當是始苗、褎正當用采。毛傳長也、亦是傳會衣褎字

𣍘

說文音義俱闕、字彙補引說文云一周天也、今作遭、苗氏以爲曹之聲母。今從之。

𨒪

說文游古文作遊、朱豐芑曰、从辵汓聲。遊之本字。巛郎水非古文子。此說亦好、存參。按游旗游之游。𨒪遨遊之遊。二字義異、說文合一、

就

說文就高也、从京从尤、尤異於凡也、按从尤不可解、許說殊强、朱氏謂實尤聲、讀如酉聲之轉也、按尤古音疑、無

音酉者竊疑當是九聲然無證姑闕之

肘討守　各家分三處今以討守並从肘省聲。

墪　說文無墪字新坿有之姚朱收埻字爲墪之異文按埻說文射臬也从土䇈聲讀若準別是一字。

朝　說文从倝舟聲　按舟非聲說見宵部

趥　說文臭聲香仲切廣韻收二宋段注引薨趥趥蝬二意按此冬幽之轉薨趥讀冬趥蝬讀幽朱氏不知謂是香佾切不知佾古讀異不得謂佾訛仲也此正與欶之从宂鮹之音紂一例朱氏謂與䳺字同誤非是。

祝柷　說文祝主祭贊詞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兌省易曰兌

爲口爲巫、 柷从木、祝省聲、 按兄既非聲、亦無取義、人口兑省、均所未安、疑當從𠱠省得聲。咒罵等字、並从吅。則祝柷似應作祝柷。其從兄者、省文耳。

蓄 字騎幽矦二部。今以蓄系幽部奎下。而移蓄聲之[illegible]歸矦部。

誦 說文以爲羑之或體、未詳其聲、說互見諄部、

第三部下 宵 合幽

朝 說文旦也、从倝舟聲、陟遥切、 段注舟聲在三部、宵與二部宵合音最近、毛詩以周聲之調輖爲朝、則朝非不可讀如舟也、 按說文與段注皆非也。朝彝器作𦩍、左从艸从日與新相似日出艸中旦時也。此卽朝莫之朝與莫同意右从川、兩岸夾流水形、與𠕁相似或變文作𣶃、蓋卽潮字也。吳清卿中丞謂古朝潮一字、似矣。但潮汐之潮、从川卽是从水、不必加水作潮。朝莫之朝、从日从茻已足、不須加川作朝、其作朝者、假借也、非一字也。小篆从倝已誤、改川爲舟又誤。蓋从倝者皆有入、以倝之本从㫃也。惟朝字無入。與乾字同亦不从倝此正書之

勝于小篆者　許書加入从舟、意在以舟為聲、不知舟聲在幽而朝自在宵也。丁少山謂草卽早（字然早亦在幽部）幽宵雖有相通之徑、獨此字未嘗轉幽。詩白駒以朝韻苗遙、碩人以朝韻敖郊驕鑣勞、河廣以朝韻刀、漸石以朝韻高勞、卷阿以朝韻高、（句中韻）孟子以朝韻撓逃、純用宵部。無一字及幽者。又楚辭遠遊、朝四靈於九濱、借朝為召、春秋繇露諸侯朝者召而問之也、訓朝亦以召、召宵部也。羽獵賦、天子乃以陽晁、注晁朝古字同、晁兆聲、亦宵部。其从朝聲之廟、古文作庿、（或作庿亦从㒵）苗聲、宵部。許說尊先祖皃也、（當作貌）貌亦宵部。管子牧民以廟韵校、校亦宵部。若思齊之韵保、禮運之韵學、偶爾相通

不足爲例。至於許書引詩惄如朝飢、釋文作輖、毛詩作調、朝輖形近、朝遂譌輖、輖又譌調、實非同聲之借、段氏不察、以爲合音、朱豐芑又謂之轉音、皆囿於小篆、未見古文之過也。

鼂

說文匽鼂也、讀若朝、楊雄說匽鼂蟲名、杜林以爲朝旦非是、鉉等曰今俗作晁、篆文从皀作䵷　段注、杜林用鼂爲朝旦字、乃假借之例、屈原賦甲之鼂吾以行、王逸注鼂旦也、左傳衞大夫史朝、風俗通作史鼂、其後爲鼂姓、又作晁是古叚鼂爲朝。本無不合、許云非是、未審他處、亦未見此例也、伯山蓋謂鼂夕爲㫺字、故辯以防之、蓋蟲之大腹者、

故从鼂其从旦之意未詳、王氏釋例云史記鼂錯漢書作朝錯天問而快鼂飽漢書嚴助傳鼂不及夕非是二字、後人加之、篆文从𠂤王篇以爲古文段氏嚴氏皆曰當从日部之㫐讀若窈、朱氏定聲云當从旦鼂省聲或曰與古文作𪓐鼂从要聲存參此字當爲朝之或體杜說是也長笛賦鼂雉鼂雊鼂即朝、莊氏甲乙篇古文鼂作〔篆〕、

〔篆〕从〔篆〕省得聲、

以上兩段朝翰淖潮鼂鼂見數字易致捏淆今爲分析於左、〔篆〕潮之本文〔篆〕朝之變文〔篆〕潮之譌文潮乃朝淖兩字之合文亦即朝之變文要之古潮汐字也段借作

朝夕字。㫗朝夕之本文。鼂朝夕之借文。晁鼂之或文。从日兆聲、鼂匽鼂之本文。从黽旦聲、鼂鼉皆鼂之訛文。或鼂字兼二義。一是朝夕字。以旦主義。一是蟲名。以黽主義。均與朝字無涉。朝自以水主義。

麃 說文麠屬、从鹿𤇾省聲、 王氏釋例、蓋猶羔之照省聲、熊之炎省聲、耿之烓省聲、凡从火部字省聲者、率不可通、亦可怪也、按 此等俱失傳、𤇾火非聲、

鄜 說文左馮翊縣、从邑麃聲、甫無切、 段注、票聲、麃聲當在弟二部、脊 而孟康音敷者、凡漢志地名、皆隨其地語言、故也、隸省作鄜、按 此字恐是鹿聲、侯部字也、說文誤加火讀

若涪不應讀敷、姑闕之、

羑 說文照省聲、 王氏釋例、美字从火、或古篆形似火、小篆遂誤从火耳、竊疑羑仍是羊字、八則羔也、按 如王說當別列、

焦 朱氏與爂合一聲、同列幽部、今分焦歸宵、幽宵合一即此可見

顥 說文白皃从頁从景楚辭曰天白顥顥、南山四顥、白首人也鉉等曰景日月之光明白也、胡老切、 按此字當作顥白首貌、从頁、同首从暠暠亦聲、篆暠與景形近致誤、玉篇暠白也、廣韵暠明白貌、集韵暠與皓同、又顥亦作暠皜、又皜與顥同、通作暠、漢書司馬相如傳暠然白首、參觀諸書則

景爲暠譌無疑。商山四顥、亦作皓皓、與暠同、相如傳暠然白首是借文亦是省文。蓋从頁故訓白首。若暠則但可訓白。大徐不知景字之譌、乃以日月光解之、段朱各家皆沿其說、今正、　說文無暠字、當據玉篇補入。以爲顥字之聲。管見如此、後見古文甲乙篇毛伯彝曰、天命故亾允哉顥顥、顥作[illegible]、莊以爲从頁从暠。暠白也。暠亦聲。暠本从縞省、小篆从[illegible]文譌作景。既非會意。又非諧聲。當以古文義爲長。按莊說與鄙見正同。特古文从[illegible]、在不暠不景之間、殊不可解耳、

頫　說文低頭也、以頁逃省、太史卜書、頫仰字如此、揚雄曰人

面頫、䫶等曰頫首者逃亡之皃、故从逃省、今俗作俯非是、方矩切、　段注、逃者多媿而俯、故取以會意、匡謬正俗引張揖字詁云、頫今之俯俛也、蓋俛字本从免、俯則由音誤而製、用府爲聲、字之俗而謬者、故許書不錄、俛舊音無辨切、頫玉篇音靡卷切、正是一字一音、而孫張輩增說文音俯四字、不知許正讀如免、古音在十三部諄十四部元之閒、大徐云方矩切者、俗音也、或體从人免、廣韵俛亡辨切、俯俛也、玉篇人部俛無辨切、俯俛也、此皆俛之正音、而表記俛焉日有孶孶、釋文音勉、詩黽勉、李善引作僶俛、俛勉同音、古無讀俛如府者也、　王氏句讀集韵俯首而聽之

謂頫。廣韵引𧭈䌜曰、低頭聽、或作俯、从頁逃省、當依韵會引改爲兆聲。嚴氏曰、頫兆聲之轉、鄘从應聲、可以比例、本音俯、俛俗頫字、从人免、當云免聲。朱氏定聲說頫字與段同、又云俛从人㑥兆會意、作俛、亦作人下兆爲兎、又誤作人㑥免爲俛耳、兆象人面左右皆薇形、與小篆逃省同意、兆音如瞥、俗誤爲形聲字、故又製从人府聲之俯矣、愚按、諸家說頫俯二字、直是大誤、頫王氏據韵會改兆聲是也。蓋頫作俯首解。非讀俯也。想許書本作兆聲大徐妄改逃省。而以俯爲俗字、段朱和之、無敢異辭。不知俯仰字、經典俱作俯。無作頫者。槪目爲俗字可乎。說文又以俛爲

或體、不知俛與勉通。不得讀俯。廣韵玉篇、自不可易。今定以頫收頁部。俯首聽也。从頁兆聲。俛收諄部。俯也。从人免聲。又通勉。至於矦部俯仰字、仍以俯爲正文。低首也。从人府聲。如此則聲各有部。義各有主。不相混矣。說互詳矦部俯字下、而諸家之說、不復贅辨、

斛

說文从斗庣聲、今本無庣字、玉篇廣韵皆作斛、當是庣聲、廣韵庣音祧、不滿之貌、漢書律歷志、旁有庣焉、師古注庣不滿之處也、想許書本有庣字佚去、今據補以爲斛字之聲、而改斛爲斛、

皃𩒨貌

說文頌儀也、从儿白、象人面形、或从頁豹省聲、籀从

皃豹省聲、說文以皃爲正文以額爲或體以貌爲籀文、籀文是也、惟以皃爲正文則大不可蓋籀文左豸右皃皃即頁之變形古首字也。說詳幽部豸者豹省、貌字之聲也。若删豸存皃則并省聲亦無矣安見讀莫教切乎自漢以來、頁皃之爲首幾無知者。今定額爲正文、與須同類貌爲籀文而附皃於下。使人知皃乃貌之省文不得以貌爲皃之餘文也。𩕄亦从頁賓今省釁而以𥄉爲眉與此略同彝器鬸首有作𥃩者从目上毛即眉字所由來說見文脂二部

喬

說文高而曲也、从夭从高省、段注高亦聲 按此字夭高皆可聲、以夭建義則高聲。以高建義則天聲。此亦聲例也。乃爾雅釋詁、喬高也。詩伐木時邁傳、喬高也漢廣傳、喬上

竦也。皆以高建義。無訓曲者。則天當是聲、今系天下。

䚻 說文从言肉、不以聲讀、姚朱俱从六書故系幽部肉下、今從說文會意推爲聲母、 䍃說文肉聲、徐作䚻省聲、從之、䌛說文从系䚻聲、鉉曰俗从䍃姚據韵會補䌛爲正文、而以䌛爲或文、今倒之、

囂 从㗊、許說讀若戢、又讀若呶、苗氏遂以㗊爲聲、非也、㗊取衆口讙譁意、或从吅、義同頁當是聲、與夏字一例、孟子人知之亦囂囂、與其志嘐嘐然、當是一字、俱歸幽部、許氏不得其聲、遂以气出頭上解之、殊鑿、按欠部歊、气上出貌、移此訓囂則無取、然詩車攻韵苗旄敖、板韵寮笑蕘、無入幽

部者、知𦣻之轉宵者古矣。今姑收宵部、

梟 此郎県之譌、漢書高帝紀梟故塞王欣頭、注縣首也。正當作県。又鉅鹿鄡縣本作鄡。許氏以不孝鳥說之非是。不孝鳥當即鴞字、各家分二、今合一、以梟爲県之或文、

弔 說文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會歐禽、多笑切 按即古文菽字。彝器作[illegible]、象豆初生糵甲緣物上達。變文作尗。叚借作伯叔字、淸淑字用。王氏經義述聞、弔訓善、與淑同。叔有狄音、故小弁踧踧周道、音笛、而寂戚惄俱入錫韵。天保神之弔矣、書無敢不弔、並音的、訓善也。詩不弔昊天、言不善哉此昊天也。書大誥君奭弗弔天、今天

屬下讀非謂不善天也。多士弗弔旻天謂不善旻天也。後世弔問意從此引伸。弔本象豆之初生。初生而善故訓善。初生弱小故又作叔季字。叔取豆之弱。季取禾之稺。其義一也。許說持弓毆禽於弔問意無涉。吳清卿中丞以弔爲生絲繫矢。傳會桑弧蓬矢之義。謂叔爲男子之美稱。說亦迂曲。蓋此字本隸幽部。故从赤聲者多讀秋。幽轉爲宵。故又音釣。今雖分載兩部。實一字也。

盄 據彝器當作[illegible]从赤聲。收幽部。與弔字一例。

敹 姚从寀聲。收米下。或曰料省聲。今收孤文。

[illegible] 說文交省聲。古文作[illegible]。从女樂省聲。今單列。

第四部之

裘　說文皮衣也、从衣求聲、一曰象形、與衰同意、古省作求、段注从衣象形、聲字淺人妄增、其古文作求、後人加衣作裘、而求遂專爲干請之用、亦猶衰加艸也、又曰諧聲則有不合者、如裘字求聲而在弟一部、既謂聲字妄增又謂裘字求聲自相歧異按段說古文是也。謂聲字爲淺人所增則不然。段意蓋因求在幽部。裘在之部耳。不知求古本在之部。後轉入幽部。此在三代時已轉。此其轉之未盡者。觀絲衣俅字、與紑基牛鼒同用可知。傳青餘不知幽之之轉、謂裘必求取、引詩取彼狐貍爲公子裘爲證、鑿矣、今正收幽部求聲下。而仍載之部

孤文以存其本原。

俅

求字从又本在之部。然旣轉爲其由切。則凡从求聲者均應歸幽。其偶留一二如裘俅者。蓋古音未盡變也。詩用裘字。旣不能歸幽。而俅逑球觩銶絿等字。又不能槩入之部。故裘字外。雖俅亦讀其。而不復重收。

郵

說文竟上行書舍。从邑垂。垂邊也。 陳氏第曰古尤郵音義同。顧氏詩本音羽其反。與尤同。後人混入尤韵。 江氏標準。詩不知其郵韵傚。孔子誦投之無郵韵裘。 段注古音在弟一部之 按郵借作尤。尤亦在之部。或以爲垂聲非。垂在支歌。

徵　字本烝部、而讀若止、則轉之部矣。烝之本旁通江氏引管

子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駭亥聲、亦之部、今只收烝部。

而著其轉聲於此。

曰　江氏引淮南子、以曰韵似、按此亦之部轉幽部者。與求字

一例。求从轉音收幽。則曰聲亦應收幽。如舊从曰聲、而詩

般不用舊韵時。不得有舊韵里哉。管子不恭祖舊韵備[illegible]

立成詩爾復我舊韵哉。皆在之部。至漢書叙傳始以舊韵

柩首。是西漢以前未嘗轉也。顧氏詩本音音忌、後人混入

宥韵。　孔顨軒曰舊古讀若忌上聲。从曰之字正當在此

止類、唯舅在黝類、蓋甥舅字古本不从曰、儀禮注、古文舅

皆作咎。穆天子傳稱許男爲咎氏。舅犯荀子呂覽并作咎犯。傳青餘曰、舊本鳥名、借作故久字、

乃　段氏收之部、而乃聲之仍收烝部、歧爲二矣。今俱收烝部、從長箋讀若仍。𦯷字亦讀奴鄧切。則此部不必重收。要之方音之轉。烝之之通。其脈絡固不泯也。

俖　說文作倍、从人咅聲、　段姚朱各家皆合否音爲一、苗氏聲表則於不比加、作不信之甚堅、　按倍當从否聲作俖。如賈三倍韵式背極慝識事織八句皆在之部。當時即知倍當作俖。及見詛楚文一則曰兼俖十八世之詛盟。再則曰戮斆楚王熊相之俖盟犯詛。皆作俖不作倍。則倍不

从咅斷斷矣。段亦知不能盡歸於之也、乃獨分部字於侯、不知當分矦者、倘有十五字、而倍趆醅菩應攺从否。培小阜字外當補坏坏裁字。陪小阜字外當補陪陪貳字。均屬之部。蓋咅从否、聲、䜴同。與否自是兩字。苗氏於不上槩加、、亦大分曉。

仇　九从㐅而曲其尾、是聲之本原在之也、然既已轉幽、則以收幽爲是、說見幽部、

螾螣　貟聲在之。朕聲在烝。烝轉入與之合。詩去其螟螣、是借字。本螣蛀字音騰。說文引作螟螣、是本字、今分收兩部。

告　字从牛、牛亦聲、本之部。之轉幽、故从告聲字全轉入幽。其

轉之未盡者。古人往往與之部入聲同用。如詩工祝致告、韻備戒。江氏以爲閒句非是遠猷辰告、韻則。爾雅釋訓、以告韻福極德皆是。今收幽部、而箸其本原於此。說互詳幽部

穋　翏聲在幽。詩七月韻麥。閟宮韻稷福麥國。亦幽之之合也。幽之兩部、本非同入。而合用最多者。蓋幽部陽聲爲冬。之部陽聲爲烝。冬烝正遞。故幽之亦正遞也。與烝之旁通不同。

恧　字从而聲、讀女六切、亦之轉入幽也。張衡思玄賦夕惕若厲以省僁兮、懼余身之未敕、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注叶女力切音匿。此恧之本音也。經傳用恧字多譌作忝朱氏反以恧

是黍之誤說
詳黍字下

隮

說文作陾、築牆聲也、从𨸏耎聲、詩云捄之陾陾、如乘切、段注陾當作陑、音而、亦作隮、各本作陾誤、今依玉篇、按段說是也、耎聲在元、與黍之不相涉、許氏不知耎爲需誤、故但據詩訓築牆聲、凡聲音形容字多出於叚借、如本章薨死也、借作度之聲、登上車也、借作築之聲、馮馬行疾也、借作削之聲、則隮當訓地名、書序升自陑、借作捄土之聲、許說築牆聲已乖借義、況本義乎、形誤聲誤義誤、莫此爲甚矣、說文無需字、六書統需連繫也、从二而、人之切、集韻誤同需、今據補需耎需三字、姚氏涸爲一、朱氏亦未分明、今

分隸之元侯二部誤者改之。說詳元部 此陾字改作隔收之部。其讀如乘切者之轉烝也。本詩陾當依廣雅作仍、仍仍衆也言捄土者衆也。朱豐芑謂必非此字、疑陾與𡂵同字讀如仍者、聲之轉也不知元無轉烝之理。朱說不可從。

茍

說文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已力切、古文作𦍌 王氏釋例詩無曰茍矣即此字、六書釋例謂茍日新即此字、姑存之、 · 按自急敕當作自戒敕、戒讀亟、以同聲為訓。詩我是用急 鹽鐵論作我是用戒

亟

說文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徐鍇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不可失、疾也、紀力切、

按小徐說解太迂瑣、字當从茍茍亦聲、爾雅釋詁、疌駿肅亟遄速也、釋文亟或作茍、易未濟亦不知極也、極或本作敬、敬與亟韵、漢長生無極瓦極作極、極可从敬則亟可从茍。又當是攴之省、特下从一不解何意、傳寫餘謂亟从及聲非、及聲在緝、

䐈 韓詩民雖靡䐈周原䐈䐈毛詩皆作膴、䐈之譌也、某古文作㷥、與𤎫形近致誤。

𢍏 說文舉也、从廾由聲、春秋傳曰楚人𢍏之、渠記切、 由聲當作甾聲。甾缶名側詞切。與甾由由田俱異、由作甾鬼頭也、音弗在脂部、𢍏與之𢍏从之甾在之部、𦁝字从之、𦁝或

作㯥綮之譌也、王菉友曰、師酉𣪘弡中簠皆有𡋬字、則𢍜之从𡇒斷斷矣、

𢍜　說文从𠬞从𢍜、不以聲讀、　傅青餘从𡋬聲、今別爲一毋、

士　說文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　此等說解殊不可曉、考之彝器及漢碑、作𡈼主𡉊𡈾各形、恐當是从一才聲、才古音玆、才亦逼在、彝器在字多作十。或徑作十。爾雅在存省士察也。士與在音義相同。許說从十、卽是从十。孔子曰推十、卽是推十。漢仲長統傳、以才智用者謂之士。

鳶　說文無此字、左傳以鼓子鳶鞮歸、陸讀鳶、　此字从鳥弋聲、當讀若哉、與鳶別、朱氏謂鳶本作鳶、詩四月匪鶉匪鳶、

與下鮪韵亦備一說、詳見元部

疑 說文从子止、矣聲、朱改从矣止、子聲、 按當作疑、从矣子聲、詩桑柔疑字當作屹、說見脂部

起 說文及五經文字俱从辰巳之巳、字鑑从人己之己、朱氏誤從字鑑、今仍系巳下、

改 與改別、改从辰巳之巳、大剛卯也、改从巳用之巳、說文从人己之己、李陽冰說己有過攴之卽改、鄙淺不可從、按巳聲多轉、如台能矣之類、人己之己不轉、今從朱作巳聲、

勑 說文勞也、从力來聲、洛代切、 按此字當兼誡勑義、易明罰勑法、書勑我五典、勑天之命、惟民其勑懋和、勑殷命、詩

旣匡旣勑、石經如此今本作敕皆作勑、無作敕者、皆讀恥力切、無讀洛代切者、皆訓誡勅、無作勞倈解者、此自是誡勑本字、許氏專訓勞、而別以敕作誡敕字、意若謂來聲不得讀敕者、不知來古音釐、詩國風皆此音轉力、大小雅皆此音之部之平入聲也、陸氏釋文亦讀恥力反、而以爲俗字、是以敕爲正字也、六經正誤攻之極是、特不應別作从兩入之勑以貽顧南原口實耳、說見隸辨史晨後碑

敕

說文誡也臿地曰敕、从攴束聲、恥力切、　段氏謂聲字宜刪、攴而收束之、二義皆於此會意、後人用勑爲敕、或从力作勅、　按此字旣訓臿地。不應更有誡也之訓。旣从束聲

不應更有耻力之切。段謂宜删聲字、蓋因朿聲在矦。與耻力切不合。且欲遷就誡勑之義。遂爲攴而收朿之說。夫誡敕之耳。安事攴朿乎。此字專訓臿地。从攴朿聲。讀若速。與勑字無涉。其訓誡也、切耻力者。乃由勑字之訛。來訛朿、朿訛束、當即段所謂後人用勑爲敕、與敕或作勑之由。至若从束者、乃擊馬之𢽬。攴部字也。說見攴部、

𠩺 說文坼也、从攴从厂、厂之性坼、果孰有味亦坼、故謂之𠩺、从未聲。徐鍇曰厂厓也。許其切、 段注改爲故从未、删聲字、朱豐芑曰木老枝葉分岐重疊亦坼意、不必从味省。未亦非聲。 按許氏說解太迂曲、段从未删聲字亦非、非朱

枝葉分歧之說亦未塙、攷彝器𠩺字从𢿱𢿱𢿱各形、𠩺字从𢿱𢿱𢿱𢿱各形、潘伯寅尚書新得善夫克鼎錫𠩺無疆、𠩺作𢻻𢻻、觀古文不但不从未、亦不从厓厂之厂、似此字已失傳、不必强解、

犛　說文長毛牛也、从牛𠩺聲、莫交切、　按當作里之切。

氂　說文犛牛尾也、从犛省、从毛、里之切、　按當作毛亦聲、莫交切。　以上二字、音切互易、或並作里之切亦可。斄𤗚𢾊𠩺皆从𠩺聲、許氏均作犛省聲、似可不必。斄字𠩺來皆聲。其古文作𠩺、則𠩺之省也。

匿　說文亡也、从匸若聲、讀若羊騶箠、女力切、　段注讀若羊

箠䇹之鍫、王氏句讀箠下當有之筠二字筠羊車騎箠

也、桂氏義證匽从匽聲詩𦡀卬懸與背韵、當曰與背極式佰識事織

韵、嚴氏說同、朱氏定聲當从匸从若會意若擇菜也、

若在匸中詩所謂我有旨蓄、按此字在之部不从若聲。

御覽引通俗文竹器邊緣曰匽。匽與幅同。匽幅一部廣雅釋詁

側匽䌨也。尚書大傳朔而月見東方謂側匽。漢書作仄匽。

側匽仄匽一部呂覽注匽伏也。匽伏一部管子牧民以匽韵得食服茍

子成相以匽韵態備忌韓非子外儲以匽韵意備惑飾背

之部也。若字非聲明矣。

烖 說文从火从𠬤𠬤手也、火既滅可以執持、按當作𠬤亦

聲。莊子知北遊以灰韵骸持媒謀哉。庚桑楚以灰韵之來灾。呂覽君守以恢韵疑來皆之部也。傅青餘从火聲收脂部非。

事　說文職也从史㞢省聲。據彝器當作𠭓从㞢从𡳿聲。古人我事為大故从㞢从𡳿上聲。凡三百篇用事字亦多上聲。

戠　字从戈音聲。據虞氏易當讀若盍簪之簪。歸侵部。其在之部識織等俱宜從彝器作戠。否音形近易致溷譌。

[illegible]　从耳聲。說見冬部。

第五部上 支 合歌

斯 說文析也、从斤其聲詩曰斧以斯之、息移切、 段注斯字自三百篇及唐韵、在支部無誤。而其聲在之部、斷非聲也。按斯當从是聲作⿰是斤。是與其形近致誤。如尠字本从是。今譌从甚。是能譌甚。亦能譌其。祇一閒耳、晉咸和四年甎文、有是戊二字、五年甎文作其戊、可證、朱豐芑不知、乃曰从其會意、其所以盛木柹、苗氏聲表、徑列其聲下、部分不清、誤人如是、傳靑餘曰、當是析省聲、然則置其字於何地乎。蓋斯與是此⿱斯言鮮尠各字、音義互通。王氏釋例曰、爾雅鮮善也、釋文鮮或作⿱斯言、沈云古斯字。郭云本或作尠。非古斯

字。字書䜣先奚反、亦訓善、詩有兔斯首、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鮮可借用斯、亦可借用䜣矣、尠少也、直由今用鮮少遂轉譌耳、石州曰、魯奚斯字子魚、孟子庾公之斯、左傳作庾公差、差斯同部亦字子魚、兩人名斯、本字皆當作鮮、說文魚名出貉國借用斯也、書惠鮮鰥寡、詩哀此煢獨同詩鮮民之生、其義蓋皆訓斯、毛傳寡也之訓、亦殊不詞、顧亭林唐韵正早發其凡、按蒙友石州之說斯鮮通用旣詳且塙、鮮與尠又通用、尠从少是聲、斯作斳、从斤是聲、其理一也、斯从是故能通是、其斯之謂與、卽其是之謂與、是可爲義、亦可爲聲、惟徧檢古文、無作斳者、知此字誤書已久、然深思而心

知其意。自可堅信不疑。不在乎有證無證也。

此 說文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雌氏切、 王氏釋例、不言聲者、止匕皆聲、非義所安、故不言也 按止匕皆非聲疑當作此、从二止相比次。字彙補有𣥐字具支切訓歧路疑即此之本文段氏音韵表、朱氏定聲、皆从匕聲收脂部、大誤。此字同用者皆支部、無與脂部同用者、今備列于後 文子上德、以此韵啟合韵解。家語觀周、以此韵徙技卑。古詩十九首、以此韵綺爾被解。同用者皆支部也。其从此聲之字、詩新臺以泚韵瀰鮮、音徙小弁以雌韵伎枝知。老子以雌韵谿兒百里奚歌以雌韵奚皮𡱖為。莊子人閒世以疵韵兒𪇐崖。老子以疵韵離

兒爲知。呂覽以疪韵知窺離。楚辭卜居以訾韵斯咿合韵呢。莊子山木以訾韵蛇化爲。文子道原以訾韵涯。周書太子晉以訾韵帝。皆支部也。其羼入脂部者、僅敀咿二字耳。其疊韵字、如鋻錍、觜觿、蛸蠵、柴池、茈虒、跐踦、齷齱、睚眦、皆支部也。他如通用者、柴之古文爲祶、玼兮之玼卽瑳兮之瑳、鮆魚卽鱭魚、婁舞姕姕卽屢舞傞傞、凡若此者、更僕難終、要之皆支部。非脂部也。段氏誤仞匕聲收十五部、於小弁雌字、反謂之合韵、朱沿其誤、亦收履部、遇與支部同用者、概謂之轉音、嘻其傎也、

徙　說文迻也、从辵止聲、斯氏切、　按止非聲。疑當从彳歨。字彙

補有𧺆字音走葢曾見 與徙徒等字以彳止合𧺆者不同
古文而不得音義者
又𧺆𧺆卽𣥠𣥠亦聲葢此徙皆在支部不在之脂部也段
氏不察遂从止聲收第一部之不知說文逡也是以同部
爲訓徐讀斯氏切亦以同部定音其作止聲者傳寫之誤
也觀許書此字次𣦵𣥠之下𣦵二止反正相背也𣥠二止
反正相隨也則此字正當从二止相次許書之例凡兩文
皆在單文之後若从止則必在止下𣦵上矣五音篇海徙
作𨑒其非止聲明甚兩足相次而行得逡徙之義古文作
屎者屎同屎徙之叚借也且凡與徙聲同用者皆在支部
如周書周祝以徙韵禍家語觀周以徙韵此技卑苟子成

相以徙韵禍施、韓非子以徙韵倚、古詩白頭吟以徙韵嗁離爲、無非支部字、廣雅徙移也、徙避也、淮南注徙化也、皆以支部爲訓、他若說文簁箄竹器、楚辭獨徙倚而彷徉、高唐賦徙靡澹淡、則支部疊韵也、䩥蹝屣皆與躧通、簁與籭同、孟子倍蓰、史記作灑、則支部之展轉通借也、徙之不从止聲、在在可徵、而朱豐芑槩目爲轉音、弗思耳矣、顧氏曰此字經無明據、韓非子韵倚、荀子韵施、並讀斯可反、當入歌韵、江氏曰論語德之不修四句、修講一韵、徙改一韵、改古音已、則徙自當爲斯氏切矣、韓之倚、荀之施、皆讀如今音、顧氏說未確、又曰从徙之字多與从麗者通、如蹝躧

縱纚之類、麗讀郎計切、不必皆力過切也、按顧氏不从止聲極是、而不知歌與支合、江氏不用改讀極是、而不知支與之分、二說互有醇疵、而江說論語甚鑿、

惢 說文心疑也、从三心、讀若易旅瑣瑣、又才規才累二切　按支歌一部、讀瑣讀才累切、無二致也、惢部繠字亦是惢聲、如壘切、今本作系聲、蓋淺人所改、不知惢亦即如壘切也、今正、

蠲 說文馬蠲也、从虫目益聲、勹象形、明堂月令曰腐艸爲蠲、古玄切、此上蜀字、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詩曰蜎蜎者蜀、　按許說蜀字先不了了、故蠲字又用複說、今擬改蜀、葵中蠶也、从虫罒勹象形、詩曰蜎蜎者

蜀、今毛本作蠲非蠲馬蠲也、从蜀益聲、許書無蠲部當補出讀若圭、明堂月令曰、腐艸爲蠲、今戴記月令作螢　如此已足盡蜀已說象形蠲字从蜀、不須更說、益支部入聲。圭支部平聲、詩吉蠲爲饎、一作吉圭爲饎。今讀捐者、傅青餘謂因蜎蜎者蜀誤讀、支部轉元部如鮮本音斯今讀鱻與此正同然支元二部無通徑傳說近是

迹

說文步處也、从辵亦聲或从足作蹟、籒文作𨒪、　此字非亦聲亦在魚部、支魚不通。籒文从朿、朿聲。或文从責亦朿聲。朿形近夾、遂譌夾。此與狄字一例。說見下

狄

說文赤狄本犬種、从犬亦省聲、　段氏曰亦省聲、而在十六部、支此合韵之理、　按段說非也、支魚不能合韵、火乃

朿之訛。李陽冰曰、李丞相持朿作亦、謂小篆迹字狄字改从亦省、皆謬誤也。䢗籀文作𨒪、則狄亦當从朿聲作㹶。蓋朿一變作夾。再變作夾。與夾近矣、故古文木形之字、往往變爲大、如𦍒變爲業、𢍏變爲奏、秆或作䄏、𢆶或爲奠、三尾單尾者、並成雙尾矣、故从朿之字、漢魏多作夾、如刺史作刾史。𦳈策作𦳈筴。朿變夾、夾變火、必然之勢也、彼李林甫無足論、何若膺亦爲其所愚乎、苗先路謂狄當作㸑省聲尤謬

冥鼏　說見耕部、按二字亦青支轉通、故从冥者半音鼏　鼏説文昔省聲非、今改冥省聲。　汨亦冥省聲。

規　顧氏唐韵正收歌部、今從朱氏收支部、支歌合部。舉一規

而虧吹麗蠡欒莅羈等字可類推矣。

雟 說文周燕也、从隹屮象其冠也冏聲、 按冏無論从内从穴、皆與本部不合、姑闕之、

危 說文危从产聲、詹亦从产聲、一音檐、一音倪、當是二字、今專收談部、而支部則推危爲聲毋、

謚 六書故唐本說文無此字、蓋諡字之譌、今姑系兮聲下、

醯 當是从兮聲化出、傳靑餘引爾雅榏譌榏可證、

乖 說文背吕也、象脅肋形、 按此即脊之古文、徐誤以爲乖、音古懷切、不知乖本作𠂢、與乖不同、宋氏定聲亦沿其誤、今正之、

役　左傳宋謳以役韵晳陶移居以役韵宅夕席昔析支魚二部轉入聲往往相提廣韵二十陌兼收支之入聲二十二昔兼收青之入聲迹狄之亦聲虒之昔省聲皆是而役字則究以支部爲主。今仍收支部。互詳魚部

彖　說文作彖豕也从彑从豕讀若弛　按此字形聲最易提說解彑豕分从篆文上下合併遂致提彖。通貫切說文彖作希又提希讀若弟羊至切今從說解加一畫使上下分開以別彖希而像蠡隊等字从之今收歌部傳青餘以爲古文豕遂並豕亦入支韵恐未塙此等最難定須細辨之互詳歌部

鮮　說文魚名出貉國从魚羴省聲相然切　按此蓋从今音

讀爲鱻耳。秦漢以前讀若徙。又讀嘶。與斯是匙通用。匙亦王音徙氏釋例辨析最明、說見前斯字下且云說文𩏂省聲、說頗迂曲、史記陸賈傳數見不鮮、未必爲鱻字之借、鮮葢會意字、合魚羊而成、按王氏鮮斯之說極有關係。高郵王氏亦曰書惠鮮鰥寡、卽詩哀此煢獨。可見鮮斯皆可作此字用。然卻是叚借鮮魚也、斯析也、各有本義、所借者音之同耳。知鮮與斯此同音。則不可讀相然切斷斷矣。所可疑者、鮮字旣訓魚、則聲當在羊、說文𩏂省、與支部不合、或謂美省亦不合、菉友謂魚羊會意、亦覺牽强、反覆思之、𩏂鮮字當卽𩺰。說文𩺰藏魚也、从魚𡙁省聲、𡙁隸作羊、與羊相似、故誤羊。俗

作⿱羴魚[illegible]讀若想、芺失者形之訛也。想者音之轉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恐當作蕭。又[illegible]古音既讀斯、不應無故讀相然切、或羴省聲者是一字、䙴省聲者又是一字、經典所用之鮮、以羴省之形、讀䙴省之音歟、朱氏定聲云、左傳庾公差字子魚、當作蕭、據此則蕭卽鮮、讀若此、故蕭魚亦名蕭魚、是否不敢質言、願以俟博雅君子、　漢石經以覲文王之耿光、耿作鮮、按耿尟形近、漢人少字每作火、見太室石闕、尟鮮同音、故展轉相通也。又按耿說文烓省聲、烓鮮皆支部、故亦可通。耿有烓音卽有鮮音漢石經恐非形誤古文耿狄皆从夾疑夾與亦有別則迹作䢒非从亦也此說可以說青部耿字坿錄於此

企　說文舉踵也、从人止聲、去智切、　按聲字衍、止聲在之、廣韵企字收五寘、與跂跂音義相似、从人止、言人翹趾以望也。且古文作𠈁、則止非聲明矣。苗氏表列止下非、

𩟗　玉篇炙餅餌也、廣韵尼戹切、戹臥一聲之轉、支歌本一部也。此字當从食臥聲、說文乃收臥部、訓小兒嬾𩟗、按嬾𩟗當用孏字、

第五部下 歌 合支

委 說文委隨也、从女从禾、鉉等曰委曲也、取其禾穀垂穗委曲之皃、故从禾、於詭切、 按徐說非也。當作从女禾聲、禾古音於爲切。在歌部、郎在支部。凡从委得聲者、不在歌郎在支。許氏委隨之訓爲疊韵。詩委蛇委佗、逶迤作逶蛇、魏文帝臨渦賦同正韵逶迤亦疊韵、他如委靡痿痺、倭墮以及餧（俗作餒）之訓餓、曲禮委之韵倚垂、檀弓緌之韵衰、皆支歌部也。支與脂方音最近。故詩之倭遲（四牡）鬼蓑（谷風）、禮之頹壞萎（檀弓）、皆支脂同用、然要以支歌爲本音、段朱不知、均以委聲收脂部、今悉爲改正。 又按委與妥形近、經典往往

互易、當細辨之、其聲亦近、如委禾聲、歌部也。今讀違、近脂。
安古綏字、脂部也。今讀土我切、近歌。

𡋲

說文貳也、差不相值也、从左从𠂹、徐鍇曰左於事是不當值也、初牙切、又楚佳切、籀文作𡋲、　按貳也當作貣、即忒字。从𠂹、𠂹當作𠂹聲。音垂 春秋傳不亦左乎、注不正也、謂不正值也。俗曰彼此相左。籀文从二、乃工之譌。𠂹聲在支歌部。
段王皆謂是𠦬省聲、非𠦬同脊、脊呂也、與乖戾之乖異。

𨛫

說文西夷國、从邑冄聲、安定有朝𨛫縣、諾何切　段注冄聲本在七八部、侵談雙聲合韵也、　按段說非也、說文冄部𡖈有大度也、从冄多聲、讀若侈、充豉切、此是經典所用那

字、詩有那其居、有大其居也、爾雅那多也、詩受福不那、受福丕多也。多可爲聲、亦可取義。與朝郴之以邑建義者迥別。ㄗ月形近、多冄形近。遂致相掍。漢魏隸書、每有兩體合一體者、如鄰作鄰、宜作宜、晉作晉、又有而畫改直畫者。如緐作素、華作華、昝作昔、多既合而爲丑、秝又改而作冄丑冄相淆、勢所必至。而ㄗ月之雙單、更無論矣。夫文字形聲、固不必如此苛求。然訓大而諾何切者。其不得以从邑秝聲之字、當之則斷斷如也。今定以郍爲諾何切之那、收支歌部。讀侈是本音、諾何是轉音。以郴爲西夷國之那、收談部、則音義兩協矣。

地　說文萬物所陳列也、从土也聲、徒四切、籀文作墬　明陳

氏第古音考、地斯干韵裼與今音同、說文也聲、古通它、故

池馳蚍皆讀沱、髢地亦此音、及讀屈原橘頌、以地韵過、過

與沱正叶、又楊雄羽獵賦、亦以地韵過、與橘頌一例。吳才

老收地入箇韵、讀墮、則過可如字讀。沱墮亦平去聞耳。

顧氏唐韵正、地古音沱、天問以地歌爲韵、韵補唐過切、當

改入箇韵、斯干以地瓦儀議罹平上去爲韵、而子裼二字

可不入韵、不當以此證其爲今音也、　江氏標準、橘頌失

過本作過失、地與失去入爲韵、天問九辨九歌、歌方音讀

基。違遊篇以歌韵夷、歌亦讀基。　段氏說文注、音韵表、收

十七部、歌　苗氏說文聲讀表序、謂讀毛詩悉遵詩本音、獨於斯干末章之裼、玄鳥末章之祁、歎爲本節聲韵砥柱。小弁首章、巧言末章、並以斯字領韵、更無忽然改韵之理。苗表併歌於支凡歌韵字並讀如支音地字从也聲亦讀今音　以上諸家說各不同、余初亦惑於吳陳顧段之說、謂地字斷宜讀陀、於斯干之裼乿當作祂、引髢鬄髲裼證之、而深以江氏之說爲非、及見苗書始服其卓識、與江氏如出一轍、且有過乎江氏者。按白虎通地者易也、此漢人以同音爲訓之法、乃知斯干之地裼、不可改讀、儀議羅亦不改讀、惟瓦字須作魚蟻切耳。盖支歌一部、本音在支。秦漢以後、褫入西音、始有歌韵。觀

廣韵五支內、尙有歌韵一半。知歌者支之轉聲也。吳陳顧段、據其已轉者言之。江苗、據其未轉者言之。但江氏雖讀如字、而不知歌韵皆應讀支。則支脂之三部不分之過也。觀其改橘頌失過爲過失、是不知失在至部。不得與支歌合也、其讀天問遠遊之歌爲基、是不知基在之部。亦不得爲支歌音也。然要其力闢顧氏。堅持己說。眞所謂獨立不搖者。與若膺之旣分三部、而仍不知支歌之合一者、其相去又何如也。茲因辨地字、並及諸家所見之不同如此。

爾

說文麗爾、猶靡麗也、从冂从㸚、其孔㸚、尒聲、與爽同意、兒氏切、　按此字尒㸚皆可爲聲、本部㸚二爻也、聲讀闕、徐

音力几切、八部尒詞之必然也、从入丨八、八象气之分散兒氏切、廣韻尒爾與由尒爾得聲者、尒邇迩邇濔璽壐糸部纆別作絁亦足證爾聲當在支歌收四紙、屬支。禰嬭鬍薾檷鑈鞴收十一薺屬脂、而闢濔則兩韻兼收。古人以爾聲字入韻者、亦騎支脂兩部、如詩新臺之瀰麗、十九首之故人心尙爾、同用者皆支部也。汝墳杕杜之邇、苦葉之瀰、泉水之禰、載馳之濔、行葦之爾、用同者皆脂部也。依說文訓詁麗爾靡麗皆支部疊韻。尒爾並兒氏切、兒氏亦皆支部、則尒爾均當收支部。然詩中所用、除新臺外、皆在脂部、段表亦俱隸十五部、脂朱從段亦收履部、則尒爾又應歸脂部矣。要之聲韻

之變。古與今異。古與古亦異。今從許氏說解、尒爻爾彌併
入支部。而轉其聲於脂。

羆　說文从熊罷省聲、古文作𧆫　王氏釋例、以能屬网爲
罷屬火爲熊、此形聲兩借也。

蓑　說文艸雨衣、秦謂之萆、象形、古文作𧜎、穌禾切、段注俗
加艸作蓑、而蓑遂專爲等衰衰絰字、衰絰字本作縗、按
此亦支歌部中字、秦謂之萆、萆衰同在支部、穌禾切、在歌
部。段朱皆收脂部非、與委爾一例。

祼　灌祭也、从示果聲、古玩切、按此亦元歌之轉音也。然元
之轉歌多矣。歌之轉元者絶少。疑此字或不从果聲歟、陳

侯因脊毁有[illegible]字、魯侯角有[illegible]字、吳清卿俱釋祼、未塙、今收歌部果下、而轉其聲於元、

虘

說文古陶器也、从豆虍聲、許羈切、　按許羈切音義在支歌部、故戲字虘聲、巇字戲聲、東方朔七諫以巇韵何、則虘字不應虍聲、虍卽虎、說見王氏釋例鬳字亦从虎而牛建切、虎在魚部、魚與支歌元皆不通、則虎非聲明矣、且鬳虘二字、一曰鬲屬、一曰陶器、皆从虎、疑古人作器多取義猛獸、如犧象兕之類、獻又从犬、器亦从犬、各有取義、許氏槩以爲聲、段朱亦收魚部、今從顧江收歌部、孔氏疑爵字是兮聲、愚亦疑戲字是戈聲、存參

雐

說文鳥也、从隹虍聲、荒烏切、　按此字聲切相符、自應收

魚部、然虧字雐聲、而音去爲切、則歌部矣。離騷以虧韻離、九歌韵何、天問韵加、九章韵儀、易林韵嘉、說苑韵多羅施、無非歌部。兂此字與虘字一例、亦非从虍得聲、而虧之或文作虧、意者其兮聲歟。許說气損也、則兮非聲矣、段朱並收魚部、今從顧江收歌部、而魚部虍下仍系虘字、說互詳魚部

䮂　說文䮂馬絡頭也、从网从馽、馽馬絆也、居宜切、或从革、按淮南子、決鼻而䮂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又遺人馬而解其䮂、遺人車而稅其䡾、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皆支歌韵、不必如顧江定改讀古何切耳。

詈　說文罵也、从网从言、网辠人、力智切、　按此支部去聲也。

詩覆倍善譬、段氏云與可歌爲韻、從之、

娑　說文無此字、詳元部媻下、

第六部 王

⿰呈戈 說文利也、剔也、从戈呈聲、徒結切、 段注呈聲十一部、耕與十二部、眞 合音最近、山海經⿰呈戈國⿰呈戈民、今譌作臷、 按段說大誤。此字徒結切。集韻音耋。必不得有呈聲。呈聲者、至聲之譌也。詩胡迭而微、迭韓詩作⿰至戈。从至不从呈。王與呈形近易淆。字彙補引山海經有臷氏之國、臷氏卽⿰至戈民、其从呈者、亦猶漢泰室闕室字作⿱宀呈、蓋由篆趨隸、𡈼變至、至變呈、人以呈不成字也、遂改土爲王、而本形本聲亾矣。幸有韓詩作⿰至戈。山海經作臷。可以糾俗書之謬。而若膺反謂之譌、狃於成見、誤人如此。王謂耕眞合音最近、語尤惑

人。夫王部同人者、眞也。非耕也。耕部同人者、支也。非王也。段君支王不分。一遇此等、輒目合韵。不知耕眞方音偶借、古或有之。王於轉入、則眞自轉質。耕自轉錫。分道揚鑣。絕不相犯。奈何謂之最近乎。今之治說文者、大半宗段。不知段亦有智者千慮之失。而合音一條。關係最大。故特箸於此、爲學段者告。非主於駁段也。與下𡙁鐵字參看

𡙁

說文大也、从大𢦏聲、讀若詩𡙁𡙁大猷、直質切、 按𢦏聲當作臷聲說見上 大或譌从十、集韵臷徒結切、與耋通、漢孔光傳犬馬齒臷、又與迭通、詩胡迭而微、韓詩作臷、又集韵音秩、國名、山海經有臷民之國、又通驖、前漢地理志及東

辯四載小戎之篇可見直質切徒結切皆至部之音通耋迵迭迵驖皆至部之字則𢧜之从至不从呈也明甚苗云呈非聲當作大亦聲葢不知至豕之分也

鐵

𢧜从至聲辨之詳矣而其古文作銕銕殊爲不類據廣韻集韻銕並音題字林銕鐵名集韻又音夷書宅嵎夷考靈曜及史記並作禺銕字从夷得聲隸脂部與𢧜聲不同字林以爲鐵名是別有一種鐵名銕者不得遂以爲古文鐵也許書所謂古文鐵者當是鉄字鉄失聲篆文失與夷形近故譌銕玉篇以鉄爲古文紩正字迵以鉄爲俗鐵字不知鉄實古文鐵幸有俗讀不失古音乃各書舍其所不誤而

從其所誤惑之甚矣且鐵从戴至聲鉄失聲失與至同隸至部故兩聲通用最多如眣說文目不正也類篇作眰秩說文積也廣韵序也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戴當作戴書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東作程當作程程廣韵刈禾聲或作秷詩穫之秷秷說文引作稽之秩秩戴與迭通詩胡迭而微韓詩作戴又作戜芺艸名爾雅蕛芺疏一名茎集韵作蔵當作蔵蛈蟲名爾雅王蛈蜴注即螲蟷釋名姑謂兄弟之女爲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皆至失同聲之證也从失聲之字不讀秩即讀迭从至聲之字不讀窒即讀耋如失聲之同至則从夷从弟者皆失之譌也如銕如䠟知至之同

失。則从昰从戴者、皆至戴之謁也。如程如瓛失聲有讀逸者、軼佚是也。至聲有讀戲者、咥是也。咥與軼佚音相類也。卽其文、審其音、思過半矣。又釋名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耋鐵同聲爲訓銍穫禾鐵也、銍鐵同聲爲訓以鐵訓耋銍、則鐵之不从昰聲也益信。

臸

說文到也、从二至、人質切、　按當作至亦聲、春秋元命苞注音臻、正字通音進、至也。當卽臻之古文晉字由此得聲。眞與至旁通也。

矞

說文以錐有所穿也、从矛从冏、一曰滿有所出也、余律切

按此字从冏、諸家遂以冏聲收脂部、說文冏言之訥也、从

口从内、諸家亦以內聲收入脂部、㕯从内、或是內外字、爲从㕯、斷非㕯訥字。廣雅釋詁、爲穿也、穿从穴、爲亦从穴口所穿之孔也、穴亦聲。爲遹夐夐亦从穴、瓊或作璚𨮁或作鐍則此字下从内、不从内。内古文作𠕋、與穴迥異、爲穴一聲。詩謀猶回遹、韓詩作回鴥。又作迴穴。班固幽通賦、叛迴穴其若茲兮。詩回遹其德、韓詩作回泬。鴥彼晨風、韓詩外傳作鴪。說文、潏水涌出也、泬水從穴疾出也、義亦同。又潏水、水經注作泬水。漢書天文志、暈適背穴、孟康曰、穴或作鐍。聲類、瞲、靈光殿賦作䀴。集韻、繘或作䋦。皆爲穴同聲之證。廣雅釋詁、汭深也、集韻引作坹、是穴譌爲內之證。爲收至部、無可

疑者。禮運以猶韻彼失、爾雅以橘韻畢失、畢是正韻彼祭部、方音之借也。廣韻矞聲字兼收質術屑三韻、質屑是正韻、術脂部相近之通也。今以矞系脂部內聲、而矞則系至部穴聲、矞字別有說　又按質隸真部、故可與至部通、若从與聲入元部、則不能與至通矣、此並可悟質之當入真、

卹

說文憂也、从血卩聲、辛聿切、　按此字左右皆可聲、讀恤則當从血、若从卩聲、則不讀恤矣、

懿

說文專久而美也、从壹从恣省聲、乙冀切、　按許說非也。爾雅懿美也、此字當云心德之美也。从心歖聲。集韻懿古作㦤。又作歖。歖唐韻作欭、嚘也、乙冀切、音懿。歖欭一字一

聲之轉。故可讀乙冀切。若从悉聲、則只可讀資四切、何由得乙冀切乎。且詩抑之篇曰抑戒、國語作懿戒。抑懿同隸至部。則懿从歖聲。自是不易之說。故此字但从欠不从次俗本說文加二作次、誤也。許氏以專壹爲說、遷就傅會不可訓、今由脂部改入至部。而補歖以爲之聲。

閉

此字段朱皆收脂部、據鬼谷子、素問、靈樞、九鍼、三略、皆與實疾穴結畢密一同用。自應收至部。爲是其雜入脂部者、僅利死術三字耳、閉轉入聲讀必結切。　又按考工記弓人注、引詩竹閉緄縢、作𩎟音祕、又補結反、廣韻𩎟收六至、亦足證閉在至不在脂。

第七部 微 舊標脂

妥委 妥委二聲淩亂無明、妥本音綏、今讀他我切委禾聲、當在歌部而由委得聲者古多與脂同用、廣韻亦多收六脂、蓋由歌轉支而支又近脂遂相提耳。今除妥聲收脂部外、凡从委聲者、槩歸歌部。其兩聲互譌者、正之。顧氏唐韻正亦云、妥古音綏。引證極博不錄、

罙 說文周行也、从网米聲、詩罙入其阻、武移切、或作寀、 廣韵罟也、 按今詩作冞或曰即罙字、未見的據

非 从飛下翄取相背意、說文作非、失其形矣、

开 說見靑部、

朩　說文艸木盛朩朩然象形八聲讀若輩、普活切、　按讀輩當入脂部、爲孛字之聲母、若普活切、則入祭部、爲沛肺旆芾等字之聲母。此字最易掍者有四、附辨於後、

一曰朩止也从朩盛而一橫止之也、即里切、脂部、今作㞢、

一曰朩分枲莖皮也从屮八象枲之皮莖也、讀若髕、匹刃切、眞部、

一曰市韠也、从巾象連帶之形、分勿切、祭部、詩候人亦芾加艸誤、

一曰冂買賣所之也、从冂㞢省聲、之部、俗作市、

𢆉　說詳緝部

稽 說文从禾尤旨聲、傅青餘謂當从耆年老稽留篆文譌从尤旨、按此說未的、若从耆則稭字無著矣、疑當以禾作聲母、補秔字从尤木聲、稽秔二字从旨从山秔聲、是否不敢質言、

蔚 易其文蔚也、江氏謂蔚即蒙伐有苑之苑、音韞、苑與炳韵、錢氏曰炳當作彪、按即此可悟菀柳菀桑之菀音鬱、乃蔚之轉音也。說詳元部菀字下、

齔 說文毀齒也、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从齒七、初堇切、段注云、當从匕、變化之意、元應書舊音差貴切、音毀、匕與毀音近、古音當在十七部、按段說非也、當是匕聲、入脂部、

麀　說文牝鹿也、从鹿牝省會意、段注牝本从匕聲、讀扶死反。麀音蓋本同。後人以鹿聲呦呦、改其音並改其字作𪊨耳。按曲禮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禮麀爲韵。左傳思其麀牡、即牝牡。

牝　說文畜母也、从牛匕聲、毗忍切、顧氏唐韵正牝从牛匕聲、當音扶履反。後人以其通俗不雅、改爲毗忍、失其本音。猶卵本力管切。後人轉而音侖。鳥本丁了切。後人轉而音嫋。此避俗之曲音。非考文之正說也。段注古音在十五部。脂經典舊音多云扶死反、是也。按齔麀牝三字、皆當作匕聲。段說齔字从變匕之匕、殊強、蓋齔各本音初忍切、

初覲切、與牝之毗忍切一例、由脂轉諄。所在多有。

死　說文作𣦸、从歺从人、會意、玉篇廣韵俱从匕、經典無不从匕、疑當作从歺匕聲、麀牝皆匕聲、舊音扶死切、則死从匕聲可知也、匕有似反人、故譌人、[illegible]彝器文亦皆从人

妻　籀文[illegible]、即小篆[illegible]字。則妻當由齊得聲。姚氏聲系從錯本作屮聲、非是、

豈　說文从豆、微省聲、未免遷就、今列微後、別作一母、

屖　說文屖遲也、从尸辛聲、徐音先稽切、　朱氏定聲辛屖雙聲也、此字實屖之籀文、屖遲即棲遲、據字義當作徲遟、借屖爲徲、亦疊韵連語、古或作屖遟、耳遟、籀作遲、徲婁壽碑

作徲、廣雅作墀、稺字林作穉、知犀屖實同字、許書誤分耳。

按朱說引證同字甚確、然屖字不可作犀牛字用。似未便

經合。然辛斷非聲。

𩱐

說文鍵也、从䰜米聲、鉉等曰武悲切、今俗作粥、之六切、

段注从䰜米會意、王氏句讀依元應引改糜也、以本字與

文爲說解、从䰜米聲、玉篇音糜、廣韵音糜、集韵收五支、

按此當是糜之正文、其音之六切者、蓋因鬻字或文从米

而誤、朱氏以鬻𩱐皆鬻之或體非、今从說文及王氏、

畾

凡从畾者、說文俱作畾聲、而今本實無畾字、姚系改靁省

聲、今據說解補畾字。其由畾得聲者。仍作畾聲。據雷雨楚

公鐘作[illegible]象連鼓形。後遞變作[illegible]靁、由四而三。由三而一。至於楷則爲雷、不復成連鼓形矣。要之或三或四。古人原無定數也。

疾　姚系矢聲、許印林亦作矢聲、而字實至部。今正收至部、仍附存矢聲後、

吴　朱云古文矢字、據𢼸篆說解補、　又从尸聲、爾雅釋詁尸陳也、廣雅釋詁戻陳也、皆卽古文矢、

𢼸疑　二字不同部。𢼸吴聲、吴古文矢字、收脂部。未定之詞也。疑子聲、收之部。已定之詞也、此朱說、

希　說文脩豪獸、从彑下象毛足、讀若弟、羊至切、當作羊旣切、讀若肄、希

與彖彖三字最易涸今分晰於左而本部只收㣇字彖則歸支彖則歸元說互見支歌彖下

彖說文豕也从彑从豕讀若弛式視切當作式是切宋本作彖涸元部今从毛本

彖說文豕走也从彑从豕省通貫切宋本作㣇涸脂部今从毛本彖本元部字轉入祭部讀若甍喙字由此得聲詩緜以喙韻拔兌駾朱氏誤收脂部

爨

說文無此字而有爨字說曰塞上亭守湊火者从𦥑从火㷭聲按𦥑於湊火無取當據玉篇補爨字爨延道也从𦥑㷭聲次列㸑字鑽木取火也又湊火从火爨聲或从㷭

或从㒸說文鈌鐩燧字、

鳲 說文無此字、蓋鳸字之譌也。鳸本作雇、又作鳸、詩鳲鳩在桑、卽鳸鳩、又借用扈、交交桑扈是也。但承誤已久、姑據經文列尸聲下、而實非尸聲也。

爾 尒聲爻聲、騎支脂、說詳歌部、

衰 盛衰之衰與齊縗之縗、今作一字。與蓑笠之蓑、古作一字。聲騎支脂、說詳歌部、

揣 說文从手耑聲。徐鍇曰此字與耑聲不相近、如喘遄之類、皆當从瑞省、初委切、 王菉友曰衆經音義揣都果切、北人行此音、嚴氏曰、鵩鳥賦何足控摶、如淳以爲或作揣、是

揣摶同聲案巵部揣讀若捶擊之捶足以閒執小徐之口矣。按菉友此說蓋欲合元脂支歌而一之也不知此端一開、部分必亂、姚系從之、漫無分曉、今仍以耑爲母、併收元部。而轉其聲於支歌。其轉脂部者削之。說詳元部、

妃 姚系人己之己下、非也、妃當與肥同聲。又作嬰廣韵收入微可見。此字與配字同收脂部爲是。爾雅妃配也。

肥 說文多肉也、从肉从卪、會意、 女部妃字下云匹也、从女己聲、 按妃或作嬰、从女肥聲。則此字自應从卪。不从人己之己。姚朱俱誤分之二處、今合併、

褱 說文俠也从衣眔聲、鉉等曰眔非聲、未詳、 按眔聲最多、

褒此聲、遝亦此聲、鰥亦此聲、騎脂灰諄三部、今以鰥褒爲

文微一聲之轉。遝字收灰、別作一母、蓋同形異音也。

堀堀　說文上說堀閱、下說兔堀、按當是一字。堀今作掘、堀今作窟、上當作堀、訓堀閱、下當作窟、訓兔窟、蓋屈从尾、小篆斷無不从尾者。段氏於上字改作堀。王氏於下字徑刪去。倂歸一字。亦無不可。

叡　莊氏甲乙篇曰、盄和鐘叡敷明刑、說文𣦼部叡深明也、从𣦼从目从谷省、古文作睿、籀文作壡、篆从目从濬省、从叡故解深明、籀从又从土、土事也、秦篆省土、今改从目部、

濬說文以爲古文睿、見谷部、𣦼濬通川也、从谷从𣦼殘地

坑坎意也、虞書曰容畎澮距川、或从水作濬、古文作濬、口部𠓛古文作𠕒、即容之訛、則从水从容之濬、私閏切乃濬畎澮之正字、古文从睿、既非會意、又非諧聲、蓋古文叡从目从濬省、取深通之意、从目、故云深明也、古文借濬作濬、漢時經師遂以爲正字、而古文叡反去水旁作睿、自此濬無叡讀矣、商頌濬哲維商、傳訓濬深、音峻、爾雅濬幽深也、亦音峻、然濬哲之濬、與濬川之濬、義不相蒙、一以芮切、一私閏切、本自犁然、溷而爲一、六書之義遂失、 按莊氏意蓋以濬哲之濬爲古文叡耳。今雖分列。要知元祭固相通也。

𣅋普暜 說文三字併作一字、以下二字爲普之或文、竊疑其

非、晉以白爲聲、白卽自字、經文作替他計切、朁从日从竝、經文作暜音溥、朁从日兟、聲、兟音詵、楚辭朁朝誶而夕朁、朁與粦叶、粦音銀、朁與侵部之朁別、彼从二先。此从二先。各家於此三字、俱少分析、今姑別之以弟一字收脂部。弟二字收魚部。弟三字收文部。

梓　說文以爲櫳之古文、姚采據盤庚釋文改作枿、按夆卽奎、祭部。與櫳之轉音正合。卉音惠、在脂部、今仍從說文作梓、

虺　說文虺以注鳴、詩曰胡爲虺蜥、从虫兀聲、臣鉉等曰兀非聲、許偉切、　按兀聲與許偉切不合、綠兀部奪虺字。遂以虺字當之。韵會虺𩔖病也、集韵引詩誤作虺𩔖、今毛詩作

虺隤沿誤已久人不察耳今據韵會補虺字系虫聲下以虺字系兀聲下作虺蜥之虺讀若兀爾疋訓蝮蛇　又按以注鳴乃虺字說解許說扺

鍒　說詳至部鐵字下

眉　說文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頟理也　按此亦古文首字𦣻之省文也𦣻音門門眉一聲之轉詩眉壽即𦣻壽陳逆𣪘𦣻壽作[illegible]即齊侯甗[illegible]字之省積古齋陳逆簠作[illegible]亦是[illegible]字阮釋作沔又以沔通衍又以衍轉延謂[illegible]壽即延壽穿鑿附會幾不成說然由此得悟𦣻之所以變爲眉者乃[illegible]省作[illegible]也[illegible]即古首字彝器䭫首

字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各形。即許書所謂目上毛者。以是知[illegible]从首从𦥑、釁壽之釁也。从水作[illegible]、詩在水之湄、見鷖在亹、居河之麋、皆此字也。麋叚借爲湄、亦借爲眉。大戴禮主言篇、孔子愀然揚麋。漢器釁壽亦有作麋壽者。以古文首爲釁、亦猶以古文首爲䫉、皆省文也。然[illegible]省爲[illegible]、捉須音靧字矣。[illegible]省爲[illegible]、捉首字矣。沬所由來、而文字之遷流斷可識矣。與文部亹字說參看

弟八部 祭

萬 說文蟲也、从内象形、無販切、

蠆 說文毒蟲也、象形、丑芥切、或作蠇 王氏釋例曰萬蠆直是一字。邁下云蠆省聲、小徐本作萬聲是也、積古齋萬字多作[illegible]、然亦有作[illegible]者、則从辵明白、皆借邁爲萬也、聲苟不同、何以借用、何必委曲其辭而謂之省乎、吾謂萬蠆一字、此亦可證。按棻友此說極是、但所謂萬蠆一字者、其意未顯、今更爲申明之、蠆古作[illegible]、前有兩箝、中象身首後曲銳尾、以其能螫手也、故加又以見意、此象形兼會意也。後人不知、乃去其尾而加虫、又倍虫作蝕、夫蠆之毒

毒在尾也。若去尾但作[篆]、則蟹耳蠪耳。何蠆之有。且古有蠆鼎、其文作[篆]、不从𠂇、尤爲逼肖。是萬已象虫形、更加虫贅矣。其說萬字但云蟲也、不言何蟲、且云从禸象形、夫禸獸足也、如禽离皆獸類、今以蟲而从禸、不知其何形之可象乎。愚意禸卽厹之譌、虫亦厹之譌、萬蠆本一形之分。小篆雖變古、猶有痕迹可尋、卽許氏亦未嘗以萬作千萬字解。隸楷興專以萬爲千萬字、遂不得不加虫以別之。不知千萬字當用曼。（說見元部）不得以毒蟲字作千萬字用也。既不得作千萬用、自不得讀無販切。凡从萬得聲者、如邁厲噧蠇癘勱譪等字、皆萬（讀丑芥切）聲。卽皆蠆聲也。安用省聲。

王氏又謂借邁爲萬、是誤仞積古齋之萬年邁年爲千萬字也、竊疑邁年者老年也、俗謂年老曰年邁 其用萬者邁之省也、專以萬訓毒蟲。不復糾纏十千之義、則斬盡葛藤矣。蓋萬蠆蠆蠆共止一字。萬正文也、蠆蠱變文也、蠆俗文也。許氏不知萬卽蠆、故但訓蟲名、不訓毒蟲、雖未得本義、猶幸不以十千說之、蓋亦知非十千字也。至孫愐有無販之切、而本音亡矣。文之不可妄加音訓也如此。 或曰萬訓十千、蓋因蠆生之緐、故借爲千萬字、亦猶鳳飛而羣鳥從之、故借爲朋黨字、夫生之緐者多矣、若螽若螘、均可借用、何獨借此毒螫之物乎。況蠆之生實不緐乎。或曰、蠆轉音無

販切、是亦元祭通證、不知蠆自讀丑芥切、不能轉無販切也。安得以此爲元祭之通乎。總之古文古音古義、失傳已久、六籍經秦燔後、盡斷有存、後儒各特已見、任意改經、不至斷絕根株不止、即有一二偶伏於僻隱記載、若荀子忍曼而饋心者猶欲捘而殲之、況聖經賢傳昭然在耳目前乎、若萬字者猶得援餼羊以復告朔耳、至散失於三代之前、而滅裂於秦漢之後、欲求一字之碩果而不可得者、若斯字不知凡幾、雖心識亥豕、善辨別風彼、膠於成見者、又誰信之、

截

說文斷也、从戈雀聲、昨結切、 段氏曰、截字雀聲而在十五部、此合韵之理也、按省祭無合韵之理。審字形當是省

聲、但無明證、姑闕之、或曰弋、集韵讀截、雀當作雀、不从小聲、說亦無據、姑以截爲聲毋、

祟　說文神禍也、从示从出、雖遂切、　按宋本但作出、不作出、則非出入之出可知。段王皆从出聲、改篆作祟、不知出脂部。祟與𣪠俱祭部。雖遂切當作雖歲切。又部𣪠从又祟聲、讀若贅、贅當作贅、从貝𣪠聲、說文贅从敖、敖亦从出、形近致誤、許氏不知以放貝復取說之、迂遠不可從、欠部款亦是从欠祟聲、讀苦管切者、元祭旁通。亦猶窾本麤最切、今讀若爨也。𣪠俗作竄說解从欠窾省、當作从欠窾省聲、然不如直作祟聲更斬截也。或文从柰作款亦猶糳本从米𣪠聲說文亦作隸也

市　篆文作㞢與市異、說見脂部、此字各家均以孛字併入脂部、而从市之字、如沛肺旆芾多與祭部同用。與孛聲專歸脂部者迥別。孫音普活切、是此字正讀。

祓　說文殳也、示聲、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祓、故从示殳、詩曰何戈與祓、丁外切、　按此字恐非示聲、或說亦迂曲、韓詩作何戈與綴、下與芾韵、芾當作市、市聲、叕聲、皆祭部。恐示聲當是市聲、但無塙據、姑闕之、

㯻　說文从木獻聲、五葛切、或文作櫱、　按獻聲讀五葛切者、元祭同入也。此與瓛讞䲻㯻各字、皆从獻聲、收元部。注明

轉聲。而祭部不復重列。

茷　說文艸葉多、从艸伐聲、　按魯頌其旂茷茷、傳茷茷有法度也、是借作形容字、今俗本作茷誤、

衞　說文宿衞也、从韋帀、从行、行列衞也、于歲切、　按从韋當作从圍省、周帀之意、或从韋聲收脂部、非、觀詩遄臻于衞、韵蠆邁害可見、楚詞遠遊以至比厲衞並用、雜至脂祭三部不足訓、故高郵王氏亦收祭部。

彗　孫音祥歲切、自以收祭爲正。故从彗聲者、詩以雪韵閟說。孟子以慧韵勢。湘君以雪韵枻末絕。前漢賈誼傳以彗韵割。皆祭部也。惟小弁以嘒韵渒屆寐。則羼入脂部。耳各家

俱收脂部、今正。

殺　說文从殳杀聲、鉉等曰、說文無杀字、相傳云音察、　按或謂杀从朮聲收脂部、非也、考工記䊐與發韵、䊐郎殺鷄　天問殺與會韵皆祭部也、

枻　世聲自在祭部。而从世者往往从枼、則轉入盇部矣。說文枼从木世聲、鉉等曰、當从卅乃得聲、卅蘇合切、　按大徐說近似而實不盡然、蓋卅在緝、枼在盇、雖緝盇有相通之徑、而由祭轉盇者、要不獨一枼字、如曳祭也。而拽䥫則盇。蓋祭也。而盇溘磕廅則盍、盍太聲本祭部　高郵王氏分蓋盇於祭盇兩部、今從之　九歌以蓋韵澨逝、故未便合爲一部　晉木華海賦百川潛渫韵勢、曲禮蔥渫處末　唐

避諱作渿渫音裔皆讀去聲則祭盍之界末易劃也

盇　說見上。

怛　此元轉祭也。說見元部、

𣦵　說文讀若櫱、則與肖同聲、肖說文削省聲、大徐曰當从𣦵省、艮是蓋有肖而後有削也、或以奴亦从歺聲非

奈柰　說文無奈字、有柰字、云果也、从木示聲、奴帶切、　按示聲在脂、奴帶切在祭、疑奈柰二字互譌。當云柰果名、从木示聲、神視切、脂部、補奈字云語詞、从示大聲、書曰易其奈何弗敬、奴帶切、祭部、柰奈形近溷一。遂併柰字讀若耐、而奈字反从示聲、諸家謂柰正文、奈俗字、是合果名語詞而一之

也、觀隸字从柰、何嘗收祭部乎、如收祭部、則从馭不从柰矣。故隸或作𩢆。

㕡容叡　𣦼㕡叡𡬶叡睿濬等字、丩葛難明、其聲出入於魚文元微祭之閒、反復玩索、然後得其要領、一言以蔽之曰、从𣦼。𣦼穿也。穿則通、穿則深、穿則明。除粲餐朔各字从𣦼聲不从義外、其㕡字从𣦼从丩、未詳。讀若㕡、隸微部、而㕡聲郁可知矣。其叡字从㕡从谷、谷之深也。或从土作壑、無他義、隸魚部。其睿字當作叡、與壑谷字形同實異、从叡省从谷、谷古沇字、谷亦聲、水之深也、隸元部、轉文部、或省又作容、或加水作濬、或變文作濬、觀其變體、而璿璿𪓨𪓨（廣韻作𪓨）可知

矣、其叡字从𣦼省从目、目取其明。叡取其深、𣦼取其通、故許說深明也。通也、隸祭部。元之轉也。或省作睿、或加土作壡、無異義矣。从土者叡省　其𧷏字从𣦼从貝、貝亦聲、貝堅物也、許說探堅意、段改深堅意、得之。隸祭部、或从土作壑、凡从𣦼者有土無土無二義、許氏分爲二字訓因奐出義不可曉、恐是内奐出、或以圜土解之、殊鑿而難澄可知矣。今定以𣦼收微、以叡收魚、以睿濬收元、以叡𧷏收祭。

斯斬折　說文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食列切　籒文从艸在仌中、仌寒故折、篆文从手、　按籒文从二、斷痕兩分、非仌字。篆文从屮、乃屮之譌、𦽇斬以斤、非斬以手也。若从手、惡用斤矣。此別一字、說見文部、

第九部摯　晳標輯

執

說文从収从卒、卒亦聲、之入切、　按从此得聲之字、併隸絣部、無可比者、去聲讀若至、如鷙摯騺蟄贄各字、亦無可比者、卽摯韻讀若玷、如摯𧿒褺各字、亦無可比者、乃朱氏定聲、於許書之𦏁褺、从執聲無異辭、獨於摯鷙二字、則謂之會意而列諸泰部孤文、夫泰部埶也非執也、朱亦知執不在泰、故不敢以聲讀揣其意、蓋以執聲爲入、不得讀脂利切、欲舉而歸諸脂祭、而脂祭實無執聲之字、彷徨無主、遂迂曲而爲會意之說、余嘗反復潛玩、得其所以然之故矣、廣韻之分部也、移本有入聲之入補本無入聲之

入。如屋本侯入移補東入之類顧氏悉反之。如仍以屋還侯而獨緝合九韻仍係侵覃諸離侵覃別無來脈也江戴謂侵於二者之間創爲數部同入之論。漸窺韻學奥窔惟於緝合九韻、江謂之無岐戴謂之閉口專屬侵覃之入別無本韻之平上去以配之。夫有平上去者來脈長也。無平上而但有去者來脈短也。斷無無無來脈而以入始者亦斷無來脈專在他韻而不起本部者。余向讀江戴之書。即懷此未釋今於摯鷙等字知散見於寘至霽祭各韻執聲之外如夾聲之㾜瘱瘞劦聲之荔栛珕皆緝合九韻之去聲來脈也至部去聲僅數字尚刪王氏尚摘出單行。況緝合之去聲十彼

者平。倘摘錄以爲侵覃之配、則江戴之書可以補而朱氏之聲可以定矣。王陰陽同入之旨、別有論次、茲不贅及、

㬎 說詳元部、元緝不通、此字當分爲二、从日中視絲者讀若顯、隸元部、訓衆口皃者讀若唫、轉音五合切、隸緝部、

濕 說文水出東武陽、从水㬎聲、他合切、 段注古音弟七部、侵緝 按日部㬎、讀若唫、此濕所以在七部也。漢隸以濕爲燥溼之溼、乃以漯爲沸濕字、不知累俗絫字、在十六部、支於音殊遠隔也。 按段氏辨漯之誤、盡人知之矣、獨於㬎顯同聲之故、尚少剖析、說詳元部、

孴 玉篇音擬、韵會音妳、廣韵收緝、傳本誤入元部孨下、

陟騭　說文陟陟徐音竹力切、之部 騭讀若郅、徐音之日切、至部 周禮陟逼騭、緝部 朱氏定聲收陟下、盍部 一字而四部、不能定其歸矣、今姑收緝部俟考、

立　古文用作位字、是立位一字也、臨涖之涖、古文作𨽸、从隶立聲、似宜併入緝部、以緝固有去聲也、

皀　說互見陽部皀字下、此一字兩讀、鵖字从此得聲　顏氏家訓云、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見地下小光、問左右是何物、一蜀豎就視云、是豆逼耳、皆不知所謂、取來乃小豆也、蜀士呼豆爲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皆有皀字、訓粒也、通俗文訓方力反、衆皆歡悟、

軜 說文从車內聲、苗氏曰內非聲、當作㕯聲、㕯取物縮藏之、徐鍇謂禽獸就地舐物爲㕯、與內轡義合、㕯爲內安知非唐天寶宋開寶不諳聲韵者因內轡內字而誤之也、㕯讀若念、轉入聲讀若聶、疑侵覃部从內之字、皆是㕯訛、安得起賈侍中許南閤於九京而一問之也、按 仙麓此說最好、蓋內聲在脂、不得轉盍、若从㕯聲、并納軜衲皆从㕯聲、則聲部悉協、小戎以合軜邑爲韵、則當收緝部、武梁祠伏羲象贊曰伏羲倉精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以內韵業又當收盍部、但古文出納之納即內字、無作㕯者、善夫克鼎出內王命作內、未便徑改、姑闕之、

弟十部 瘞 舊標盇

夾夾　說文夾持也、从大俠二人、古狎切　又夾盜竊褱物也、从大有所持、俗謂蔽人俾夾是也、弘農陜字从此、失冄切、又陜、隘也、从𨸏夾聲、臣鉉等曰、今俗从山、非是、侯夾切、又陜、弘農陜也、从𨸏夾聲、失冄切、　按此一聲之轉。不得分作二字。宜刪夾留夾。夾訓持、夾亦訓有所持盜竊褱物、即夾持之義。書懷爲夾、亦即此義。讀古狎切可也。讀失冄切亦可也。不必以兩人兩入別之。且許說从大未安。蔽人俾夾、亦不知是何語、蓋陰陽互轉之理、無人道破、致生許多魔障、　又按陜陜二字、亦當刪陜留陜。弘農陜字、本因

山谷陝隘而名。不得更有二義。今河南陝州硤石關、即周召分陝之界。東通澠池、西通函谷。顧名思義。實在於斯。廣韵狹陜陿峽硤並收三十一洽、硤硤石縣亦州名、硤州即陝州、注誤以夷陵當之、不知夷陵乃峽州地、非硤石也。知硤石之硤、即陝州之陝。則炎盍互轉之理瞭然矣。然語屬創解、駭人聽聞、姑從許氏分兩部、聽知音者自擇之、廣韵五十琰㛍虛檢切又棄葉切亦足證一聲兩讀之說

瘞

說文幽薶也从土㾜聲於罽切、㾜字下云病息也、从疒夾聲、苦叶切、按瘞从㾜聲、㾜从夾聲、字在盍部無疑、乃於罽切則去聲矣。此緝盍有去聲之證也。

乏　从乏得聲者、乏砭窆貶多在談部。今並收盍部、子從母也。詩召旻以玷貶爲韵讀談之上聲。若合葉字爲韵、則玷讀帖、貶讀乏、則轉入盍部矣。

占　占聲在談、从占得聲者、帖貼軲等字多轉入盍。此與乏之聲一例。但母聲在彼爲稍異耳。

厭　从厭得聲者、已收談。而入聲則轉盍。如詩厭浥、儀禮賓厭、禮記畏厭溺、及从厭聲之壓壓等字、或一涉切、或於甲切、皆是也。顧氏論厭字四聲俱全、見唐韵正。

曄　說文光也、从日从𠌶、筠輒切、火部爗盛也、从火曅聲、詩曰爗爗震電。筠輒切、　按曅卽曄、从日从𠌶會意、或作𠌶聲

收魚之入聲非、詩爗爗當作霅霅說文震電皃、

葉　說文从木世聲、　段氏曰世聲而在弟八部、盍　此合韵也、

朱氏曰枼聲、世亦从枼而曳之音讀異耳、詳互見祭部

眔　字有三音、其在盍部者讀若搭、遝字从之、說互見脂部裏下、

入聲系三聲說

聲音之轉最爲難明而入聲尤難明之最者剖其大段不外兩言一曰陽聲無入一曰陰聲有入陸氏病陽之無入也遂割陰聲之入分系陽聲之下於是無入者有入而有入者反無入顧氏力矯其弊舉陽聲之入悉反而歸之陰夫反之是也反之而猶有未盡則顧氏之疏也夫孤陽不生孤陰不長陰陽交濟天籟流通江戴有見於此調停於陸顧之間創而爲數部同入之說善矣而猶有未精蓋未審其樞紐之所存而偏旁諧聲之說信之不固也夫陽聲雖無入而四聲自具陰聲雖有入而淸濁自分此其中有天有人有本有寄有先有後有主有賓聲之止

於四也弗能加弗能損也天也此說陰陽各有入聲審其陰陽辨其清濁調劑之使各得其所也人也此說陽無入陰有入借陰補陽化四爲六偏旁諧聲由平上去而轉入或僅由去而轉入也本也此顧氏之例其但有平上去三聲亦是四聲平聲居二轉借他部之入爲入而偏旁諧聲劃然不同也寄也此即廣韵之部例古人用韵不論四聲而但取偏旁之聲而無不合也先也此說秦漢以前因其聲之相近展轉通之而不復問其偏旁之聲合與不合也後也如詩常棣之務戎瞻卬之鞏後同入之通也烈文之東陽並用同類之通也三代已有之而後人爲甚陰之入陰用之取諸宮中而無所不足也主也陰之入陽用之乞諸其鄰而久假不歸也賓也謂母聲在他部而子聲在本部如乏旣之類或母聲在本部而子聲在他部如宂犺之類流變旣久幾莫知所自辨其賓主審厥後先

明於本寄達乎天人則陰陽同入之理朗若列眉可以判諸家之疏密可以定古今之標準然要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奚從窺此中三昧哉嗚呼難矣

緝盍有去聲說

聲韻之學至顧氏主諧聲江戴論數部同入段氏分支爲三分眞爲二分侯單行王氏分至祭單行分屋之半歸侯苗氏併歌於支可謂至精無餘蘊矣乃不謂有顧江戴之所不察而段王苗之所忽不到者則余緝盍有去聲之說也顧氏之主諧聲也悉反切韻之入歸於陰聲本部惟緝合九韻則仍係侵覃無異辭謂夫離侵覃即別無來脈也江氏之主轉紐也於屋則兼收東侯於物則兼收文微惟緝合九部則置之無敵而不論謂夫侵覃所獨據他部不以爲入也戴氏之主陰陽雌雄也於他部皆同入相配惟緝合九部則以爲閉口而不以他部配之謂夫

除侵覃陽聲而外別無陰聲可配也余向未見江戴之說即以清濁代平入創立六聲之圖及從事說文堅守偏旁諧聲之例謂四聲之轉無不以此相貫於二百六部之入謂無知妄作因將有入者移其入於無入之下其偏旁悉合誠有如顧氏所云繼因訂詩韵衍聲後戎務勝蟘怛惚諸字又疑二百六部之入非盡無據而偏旁之例且恐不行乃博覽旁通沈潛玩索稍有所得心竊自喜謂陽聲轉入與陰聲直入並行不悖輒作通韵啟秘之論而未敢以爲必是也及讀江戴轉桮相配之法與余所得而未敢自信者乃無一不符不禁爲之舞蹈而獨於緝合九部猶以偏枯疑之嗣與吳生宗玉共校所製諧聲譜[illegible]

鷙等字彷徨無所歸遂擱筆沈吟良久良久乃大悟曰得之矣向所疑於諸家而不能釋然者今則於此遇之也蓋魚侯幽宵支脂之七部之配陽東耕諄蒸也四聲備也歌之無入也入同支也此說苗得之江戴段失之至祭之無平上也眞元一轉即與去相近也祭之配元戴王得之江段失之且至實有平上也余别有說夫諸韵或四聲或二聲皆有其相配之韵獨緝盍平上去全無而僅以侵談轉之有是理乎特其字本無多久沈埋於眞至霽祭諸韵之中而人不之察耳今得摯鷙諸字舉而歸之緝而緝無去聲之部舉而歸之至祭而至祭無執聲之文乃知劦聲執聲立聲疌聲㚒聲陟聲盍聲曳聲世聲枼聲習聲耴聲之僑寄於眞至霽祭各部者眞

緝合九部之去聲也但緝合九部前人分裂太碎此數十字不足以徧給因約之爲摯瘞兩部分配侵談同以緝夲爲入至當不易使起顧江戴段諸君於九京當必拍案叫絕以爲數千年韵學之秘乃至此啟數十家韵學之惑乃至此彌也爰將摘出各聲之字列於後以補其缺

摘誤待正

聲譜㕘自戊子稾未定置篋中壬辰秋諸友人慫慂付梓時聲說各草適完因校定先刻是年冬擬即從事於斯校未半忽患咯血病卧榻纏緜不能執筆乃囑子姪輩略加整飭草草付手民錯誤百出剜改爲難因劄記坿後以俟異日修補倘蒙

博雅代爲指出幸甚感甚

目錄微部蟊字下漏計字

氣部仁聲當列年聲刪系聲亂例

幽部孤文當合一處

之部孤文當合一處

至部乙聲下失字當篆書作兂下註隸書作失

微部孤文當合一處

微部豙字當別列母

祭部叕聲上誤空二格

祭部兀聲已見微部當刪

聲說下卷弟三部上幽字下宜空一格添合宵二字